

國粹叢書第二集

吳赤溟集

國學保存會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1579B

叙

赤溟先生駢散雜箸都六十有八篇予家南鄣時求得之於費氏檢其中獲

片楮爲嚴承健嚴字起雲長洲諸生也致少甫先生者因推測之知少甫爲鄉先輩

俞岳別字岳好藏書工書畫能文章實藏是稿嘗因承健假之顧湘舟名沅嘗彙輯列朝死義之士詩文爲乾坤

正義繼復自顧以歸之俞茲楮蓋璧返時券也少甫有孫煥章與費稔煥章

死書卽落於費復以予好古而歸之予抱殘守闕迄今殆八年矣因謹叙其

耑曰陵谷變鐘簴徒步玉改賢人遞世界其洪荒乎而况人獸雜居冠履倒

置黃鐘不鳴羌笳競奏文網之懸日密而繩法之吏迭至麟經大義黯晦弗

彰心史奇文終古滅沒當此之時斯人其不消沮鑠傷而脩然免厥辜乎則

吾敢一言以決之曰無有也今赤溟先生詞賦凌潘陸學識踵班范而運下

陽九遭逢國變不獲廁身承明著作之庭揚本朝之盛德而徒與臯羽所南

之倫以歌哭相從則其志念亦大可悲矣乃方將懷鉛握螿冀伸其江湖魏

闕之思以待名山之藏千秋之諒而橫遭奇禍伏尸康廵蔡邕之獨斷未成
崔浩之直筆難亮悲夫嘻哉區區遺文度在先生不過鱗爪之末而至今日
則不啻吉光片羽珍逾璠琚浩劫殘灰秘同鴻寶去病雖至愚其尙敢鎔緘
深闕而重貽放失之戚乎故特次第其籍授之梓人庶幾屈於一時光昭萬
世後之覽者可無懼已丙午孟秋下浣邑子陳去病叙於黃山之麓

吳節士赤民先生傳

吳節士赤民先生者吳江之爛溪人也諱炎字赤溟又字如晦號媿庵以遭逢鼎革繫心故國不忍背棄故更號赤民云少承家學爲歸安諸生有聲於時未幾國變乃遯蹟湖州山中久之始出則與其伯叔昆季爲逃之盟於溪上一時吳越間高蹈能文之士聞聲相應而來者得數十百人蓋彬彬靡亦

有月泉吟社玉山雅集之遺風焉

按先生之父兄弟九人國變後皆改名隱遁旋返故園結鶯隱詩社以逃之盟是也

沈彤震澤縣云迹其始起蓋在順治庚寅諸君以故國遺民絕意仕進相與遯跡林泉優游文酒角巾方袍時往來于五湖三泖之間其後史案株連同社有罹法者社集遂輟又按其社以午日祀夙與同邑潘檉章交莫逆其才

屈原九日祀淵明除夕祀林君復鄉所南云學識又相埒居恒累欷明興三百年間聖君賢輔王侯外戚忠臣義士名將

循吏孝子節婦儒林文苑之倫天官郊祀禮樂制度兵刑律曆之屬粲然與三代比隆而學士大夫上不能爲太史公敘述論列成一家言次不能爲唐山夫人者流被之聲韻鼓吹風雅獨兩人故在且幸未老以爲將不此之任

而誰任之因相與定爲目凡得紀十八書十二表十世家四十列傳二百爲明史記又疏遺軼及赫赫耳目前足感慨後人者得百事作今樂府今樂府先成虞山宗伯錢謙益見之大激節先生因遂致書宗伯求異書乞爲助宗伯得書歎曰吾老矣無能爲矣絳雲樓遺燼尙在當有以畀之可也乃悉出所貯付先生昇之去崑山顧炎武故與二子善聞其作史亦出先朝藏籍佐之於是先生益自憲爲明史記益力友人王錫闡戴笠皆與同志咸爲饌述錫闡長於律曆任撰十表笠明於近事爲編流寇殉國諸臣事畧而先生尤長於敘事檉章則精攷覈因各竭其能而從事焉不半歲竟得紀十書五表十世家三十列傳六十有奇明史記成且有日而南潯莊氏史獄起辭連先生遂被逮初同邑莊胤城者家富居烏程之南潯與故相朱國楨府第鄰相國生時故撰稿殊衆歿後其裔貧不自存則舉而質之莊莊子廷鑑得之喜甚因更予千金市其書益聘名士足成之爲明書畧書多觸時忌不肖者輒

挾持以爲利久之事瘡昭著不可掩按吏聯翩自北來盡逮莊氏族及諸名士入於獄而先生與樛章徒以名重爲莊竄列參閱中因是并株及二子固未知也事聞或勸避之先生笑不應闔戶攝衣冠危坐以待捕者旣鞠訊先生獨廷辯侃侃不稍撓已知其無濟則益慷慨激切罵不已鞠者不能堪至拳踢之仆地在獄中氣意自若與同坐者賦詩酬唱陽陽如平時以康熙二年癸卯五月二十六日與樛章同磔於杭州之弼教坊烏虛悲已先夕先生知不免謂其弟曰吾輩罹極刑血肉狼籍豈能辨識汝第視兩股有火字者卽吾尸也聞者悲之家屬北徙至齊化門夫人某氏竟服鳩死

陳去病曰吾聞之莊獄之成其同日死者至二百餘人其妻子族屬之徙邊不返者且數倍焉烏乎可謂變革以來一大慘禍矣顧予獨惜自莊獄起而令先生之書不成明室之事渺證張駿所謂故老凋謝後生不識慕戀之心不其然歟抑又聞之晚邨呂氏嘗欲就先生遺稿與曉闇王氏繼賡爲之而

王呂遽喪事卒無成及潘耒之歸且求其稿而無獲焉烏乎天之阨人不甚矣哉然其他詞賦雜箸光燄萬丈雖閱世寢久而去病獨得之於劫灰蠹蝕之餘儼然出智井而瞰心史則謂彼蒼蒼之無足憑又豈然哉故謹傳其事爲良史痛亦并爲後之慕良史者勸焉

吳赤溟先生文集目錄

論箸類

三仁論 太公論 留侯論 三子不愧科名論 詩論 天化篇 欲仕

篇 取士

序跋類

漢鏡歌解自序 莊昆明詩集序 麻湖草序 潘子今樂府序 陳子樂

府序 唐麗公燕秦游草序 歸玄恭古文序 張摺葵時藝序 呼氏九

世譜序 范梅隱印正序 張潛庵診籍序 唐皖城詩集序 明文正氣

集序 東里山石詩序 傳文百六序 癸巳文譜序 關帝閣募緣疏引

筆引

贈序類

贈王清若遷居松陵西郊序 贈陸善先遷居序 送沈古儒歸吳江序

陳翁八十壽序 袁重其五十壽序 壽張翁文 壽無礙上人文 蔡母

沈太夫人七十乞言引 姚君輔字說

書疏類

上錢牧齋書

附復書

復尹洞庭書

答陸麗京書

與潘力田書

社啓

積善寺禪堂緣疏

檄玄武文

討鼠檄

雜記類

浩然堂記

重游花山記

舟行紀異

紀牛言

傳狀類

石璞傳

江浩傳

哀祭類

祭金長公文

祭鈕德卿文

其二

祭吳慎先文

祭葉母吳孺人文

祭秦孺人文

其二

祭秦淑人文

詞賦類

月下梅花賦

歸鶴賦

思舊賦

廣恨賦

鷗賦

秋聲賦

九日登高

賦 白蘭花謠

九傷

七箴

演連珠

右駢散雜箸都六十有八篇

吳赤溟先生文集

吳江吳 炎赤溟著

邑後學陳去病編輯
順德鄧實校錄

論著類

三仁論

善讀書者難而善讀聖人之書者尤難自夫子有三仁之言後之人遂置比干而道微箕謂微箕之於殷如此其親且尊也而去且可臣周而孔子且以爲仁況於疏遠況於卑賤與時推移翱翔二姓者仁人之所爲也夫子之所許也悲夫此亦不善讀書之過耳當是時商德已衰紂惡已稔三子必嘗諫諫必不入而後三子各行其志且以爲諫微子以去諫箕子以奴諫比干以死諫死之爲諫人所知也去與奴之爲諫人所不知也去與奴之爲諫奈何以元子之親而抱器遜荒以爲不終日之計夫人而旣知亡矣使天啟紂而誘其衷顛覆是懼則身故可入而器故可返此微子以去諫也以父師之

尊且有勳望於朝而漆身被髮甘爲奴而不辭萬一紂哀其志而憬然覺悟
恍然改圖社稷其庶有豸乎此箕子之以奴諫也比干行其直二子行其迂
比干用其陽二子用其陰情較切而節較苦矣於是而謂之仁誠何憾焉迨
夫殷命不長周鼎遂定備茲三恪守爾夷封白馬萋苴麥禾隕涕壯節不存
頭面頓易所謂有道仁人者固如是乎蓋夫子之所謂仁者在殷之微箕非
在周之微箕也求死不得之微箕非反顏事讐之微箕也比干諫而二子亦
諫比干死而二子遂生則比干之仁完而二子之仁不終矣夫子曰殷有三
仁冠之以殷明乎其不得爲周也殷有之則爲仁明乎周有之則不得爲仁
也不然賓王於廟陳疇於庭夫子曷不亟亟稱之也哉夫子殷後也而周人
故於殷周之間多微辭若此類者多有亦在讀書者自識之耳或曰子之言
然矣微子去殷可也奈何適周曰微子當是時未適周也左氏所載逢伯對
楚子之言曰周師入殷微子面縛銜璧以見武王武王釋縛受璧禮而命之

豈更隨武王入殷而面縛以出乎爲此言者皆傳聞之說也亂賊之藉也尤不可以不辨

太公論

世之讀六韜者曰以太公之聖而其書多陰賊譎詭之言不類其人必贗書也其書之真贗吾不敢定至太公之爲人則固陰賊譎詭者流也何以言之太公之生于殷八十餘年矣無論其祖若父爲殷之民沐殷之澤者幾十世及太公之身猶得見殷道之隆先王之化以垂死之年而假手他人以喋血故都此其用心爲何如者且其載後車從文王而歸也抑曾習文王之事已乎抑曾識文王之心已乎文王之心固終身事殷之心也而文王之事固小心事殷之事也文王既沒言猶在耳骨未寒而遂背之弑其共主夷其宗廟而太公方且藉以爲功仍尙父之尊稱享營邱之世祚是其八十年間操心積慮固存於滅殷也而或者以爲誅君弔民聖人之心則又悖甚夫人卽壽

考未必能皆百齡紂至是蓋已五十餘歲矣西伯父子之逮事者已三十餘年矣寧不能少遼緩之以待其自斃耶卽不然而甲子已陳狡童已死更立微子以爲殷主西伯北面而臣之釋箕子於俘縲起膠鬲于下位舉首陽之二老微沉隱之商容而身與周召諸人左提而右挈之我知商之治必過于盤庚武丁之時矣釋此不爲而興犯順之師贊弑逆之策陷其君以不孝不忠之名以東漚八旬之老匹夫慕義何處不勉必滅殷而後快夫豈聖人之心哉且幸而其事成耳萬一般德雖衰天命未改維色頑民毫都遺老奉微子以號令東國聲罪岐山殷之臣若民必且曰我君之子也三軍縞素天下歸心我不知于此時武王復能退守臣服乎而太公又何以剖符稱東藩乎彼太公者蕭曹之倫智能之傑也謂爲聖人我不信也方夷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知夷齊之爲義而不知弑君之爲非義也其以爲聖人乎哉其以爲非聖人乎哉則六韜之書陰賊譎詭者固類太公之爲

人也厥後不數傳而篡弑屢見國祚暗移於諸大國獨先亡非其驗與

留侯論

古之人能復君父之讐如張良者可以法矣夫良未嘗仕韓也以大父相韓之故韓亡不憚散千金之資致敢死之士徼幸于博浪之一擊事雖不成憤亦可以少紓矣而良不然念秦之仇己不能報韓之子孫又無足與共事者遂假手于漢以滅秦秦滅而韓王成立良歸相之固良志也不幸楚又殺其主則又假手於漢以滅楚楚滅而漢又立韓王信以報之韓之再封皆以良之故于是良遂托神仙稱辟穀蓋以君父之仇已報我之身無事于天下矣則良之始終爲漢者非爲漢也韓也然以良之才能亡嬴鋤項而帝漢何不擇韓之賢子孫而輔相之以爭衡于天下乃不能以身存韓國亡君殺者何也曰勢不可也夫韓之先非有功德在民也其于天下又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國亡而民不思而良乃以區區之心斃強敵而報大仇復南面之尊存

宣襄之祀老死于韓于良足矣其君死國亡而復歸于漢者非良志也故其必報楚猶其必報秦也敵兩屈而韓兩王漢之于良亦厚矣良之事漢庸何傷若夫封建既廢世統一尊君臣之分已定不幸當顛覆之餘不可以不復仇而必不可以事異姓與其復仇而委贄于二姓寧抱恨而飲血於九原不然假大義之名陰為富貴之地曰我為君復仇也是何以異于賊殺其父假手他賊以除賊而芟其坟墓隕其宗黨有其妻帑方且快然以侈于人曰我仇已報矣可乎哉故良之始終為韓者志也而始終假手于漢者勢也以良之為韓假手于漢而事漢可也以他人之除賊假手于他賊以事賊不可也以我之不可學良之可若此者可謂善法良矣

三子不愧科名論

今欲論天下士而不盡破庸俗人之識不可以論士此非謂庸俗人之所憎者皆賢而所譽者皆不肖也蓋庸俗人之所譽所憎不足以盡所譽所憎之

人之生平也如宋史所云王曾宋庠馮京三人不愧科名者此乃庸俗人之論耳夫庸俗人之所艷者科名爾已科名烏足以盡士自制科之法一成而不變雖有天下奇敏異能卓犖特達之才欲自表見其道無繇上以是取下以是應一科所舉有龍有蛇若必曰制科無士舉制科廢之可是謂激者必曰制科多士彼其策名登藉者予將以賢者望之是謂陋激者百一而陋者疊項接跡則艷而稱之曰科名爾已夫使三子果賢卽不三舉第一不害爲名宰相名執政三子不必皆賢卽巍然高科祇足滋口而今乃以三人之科名特聞是作史者之胸先橫一科名之見也吾故曰此庸俗人之論所謂陋也三子之中曾最賢京次之庠最碌碌宋四百年取士如宋庠比者何限而乃艷稱之三子重科名乎抑科名重三子乎王沂公之相業差亞韓富文范諸公而京之氣節不敢望范鎮趙抃庠之文章不敢望歐陽修蘇軾徒以其巍然科名連類而舉之使王沂公有靈當不屑與馮宋二子者伍吾知史臣

之意所重在科名也。夫士者亦惟上所取之求之。選舉則選舉有人求之。科目則科目有士。非謂今之科目必不及古之選舉。然選舉行則鄉里之人皆得從旁而闕閱其短長。雖私公也。科目行則盡斯人之短長而盡聽之風簷寸晷之下。則科名亦偶然之數耳。不足以盡天下士。卽安足以盡一士乎。司馬韓富諸公科名不及三子。而德業聞望皆過于三子。王沂公卽不以科名見。亦當與司馬韓富諸公相頡頏。而後馮宋二子屈指宋才。尙在數累而下。顧獨以不愧科名連類而共稱之。使後世相傳羨慕以爲不可及。則作史者固有一科名之見橫於胸而讀史者又有一科名之見驚其目也。善乎文中子之言曰。朝廷若以詩賦取士。則相如登堂子雲入室。愚以爲若以詩賦取士。聖門之參魯雍訥不敢廁齋郎末席。况冀青紫乎。愚悲夫。世之徒艷科名而不求不愧科名之本。將使王沂公之相業。馮當世之氣節。宋公序之文章。幾幾以一生吃着不盡了之則目三子爲不愧科名者。三子且負愧不暇矣。

詩論

今夫人生而受于天者有性有情其成于己者有志有氣性與情人之所公而志與氣人之所私也情統於性不統于性其情也淫氣統于志不統於志其氣也浮是以庸人皆可言情而非聖人不能養氣養氣之道莫近于詩而自古及今以詩爲言情之具棄聖賢之所獨而驚庸人之所同于是情之所在一往而深氣之所鍾藹然而盡以之事君必不忠以之事親必不孝以之交友必不信以之守身必不貞下至夫婦之間閨房之際大義乖絕穢德薰聞此皆適情之患爲之也適情則害情情非自害也情不統于性也適情則亡氣氣非自亡也氣不統于志也此其道一壞于鄭衛再壞于齊梁三壞於唐末以靡靡之音爲古始以桑濮之音爲正宗甚而變爲宋之樂府元之填詞胥天下而夷矣何世之甘誤於古人而不知自強之道耶世之言詩者曰夫子刪詩不廢鄭衛者情摯也且詩有五而風比興居三焉我之言情蓋夫

子之教也嗟乎夫子所刪之詩夫子之所作乎抑刪之也假令夫子於講習之餘轍環之暇流連桑陌猗旒雲茶後人之視夫子當何如者若必以言情之至可以入道則青樓升堂梨園入室矣吾人之正氣不幾于滅息耶夫子刪詩不去鄭衛若曰情之所往如此其甚害也而辭之淫者如此其可醜也於是又從而斷之曰思無邪明乎思之不可以有邪也則不得不養其氣以輔志則不得不抑其情以守性氣直則志正志止則性尊性尊則情聽處乎三累之下而不敢肆焉如是而後言情卽情亦聖賢之所獨而非庸衆人之所同也世之爲詩者奈何不以聖賢自期而甘於庸衆人之所爲馴至靡於朝悖於家負於友節敗於歲寒行慚於妻子斯時之爲情者安歸乎故我非欲人之滅情也欲其統於性也然治性必先固志固志必先養氣而後詩可得言也凡我之所接山川草木風雨露雷日月星辰鳥獸虫魚之類其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變者天地之邪氣也受天地之正以發我之正而出我之

正以爭天地之邪其歸於聖賢之途不難矣若然則鄭衛之淫齊梁之艷唐末之靡弗爲可也花間草堂之集東籬實甫之本弗見可也

天化篇

吾惡乎貴於賤吾惡乎富於貧吾惡乎人於非人吾惡乎非人於人不斲乎賤而賤而人不得貴不斲乎貧而貧而人不得富不斲乎人而人不得異不斲乎非人而人不得同僕圉也南面也環堵也方州也囊索也山藻也芹藿也膏梁也耳人耳也目人目也口鼻人口鼻也手足人手足也彼且以形用而不以心遇是以心止而形不傷是之謂天化

南之無請於太虛曰予拘拘予瞿矍而誰與徒吾將求友焉太虛許之於是歷九方窮八埏入乎曠朗之墟而游乎無玷陔之宇得一人焉相顧而噓相視而忘不知其人也己也遂與之友返報於太虛曰得之矣頎而長狐裘而蒼蒼引而見之其形傴而髮赭面如削瓜冠不覆首衣不曳踵積年之垢曾

不爬梳從者笑之太虛曰嘻至矣之無之相人也得之矣貌之厓者天刑之服之敵者人困之非夫人之自爲也莫之爲而爲者至矣

東家之女惡西家之女姣兩家之夫皆自美也相與爭美不勝訟之士師士師曰吾不知其孰美也孰惡也女自美其美惡乎爭予將美美也惡惡也何暇爲女爭且告女以孰美也孰惡也夫婦之全也寡故士師之言美惡也得矣彼蓋相與於無相與而惡足以知之

枯壤之鱮飲於涸澤之瀝而甘之顧見大魚鼓鬣揚鱗其容甚怒而不得出曰若也惡乎怒也余之甘也而若奚苦也余與若相乘於不得已而若又奚以怒爲故夫泥污之士涸澤之魚也熙攘之倫枯壤之鱮也雷雨不集波濤不作其不爲鱮之所笑者幾矣

瞽者不辨黑白聾者不聞雷霆然重塹之旁瞽者不陷金鼓之下聾者不趨彼蓋不以目視而有視之用不以耳聽而有聽之用故夫以目視以耳聽者

殆已夫色之妍也媼也黑也白也聲之高也下也疾也徐也其自言耶其吾
與若命之耶惡知夫妍非媼黑非白高非下疾非徐耶而視熒熒而聽矍矍
故夫用耳目者殆矣求視聽者期于瞽聾婁曠也瞽聾也才有所廢而神有
所完天化者也

蒙人有子死而哭之哀者莊子笑之曰若之生也未始有子也而今也未始
無子也而惡乎哭之老子聞之曰殆矣夫周彼人之有子也而哭之必有不
期哭而哭者不期死而死不期哭而哭彼且不自知也而周相與笑之不亦
殆乎無死死也無哀哀也無樂樂也乘物而不感於物死生之至哀樂不能
滑也庸詎知夫哭死者之非耶庸詎知夫笑哭者之非耶不知化者也故夫
無貴也無賤也無貧也無富也無死也無生也而又奚以哀樂爲王公成我
者也父母私我者也天地宥我者也成我而祝詛集焉私我而順逆加焉宥
我而欣憾生焉天地父母之不能冥也而况王公乎而且索索焉與人相斂

也殆而已矣夫惟貴賤貧富死生哀樂之不能滑也而今乃得與天為徒是之謂天化

欲仕篇

胡與越戰伏尸流血者相接也莫能為勝乃相與求士士之欲仕者冠章服端操雅琴以適胡胡人曰予飲羶食腥枕戈藉甲予無所用若執而髡之於是結辮改衽戎服而南見越君君曰予甲冑之士纍纍然而不勝胡吾將以計困之今子服胡服以來其為胡間乎下之吏士曰嗟乎天與其人與子之求富貴者至矣而兩國之困予者極矣卒誣伏以死夫士之於胡越非害之也髡於胡刑於越至死不悟者何也其所以與之者非也無害於胡越而執己以游不能保其永年而况夫之胡而通之越而達者之為內怛也又惡知夫刑僇之隨其後耶

昆吾氏與湯戰不勝為湯所獲伊尹數之曰女何嚆矢其君權虜其民以即

於殆亡而女不知女之死者後矣昆吾氏曰嚇無乃稱女不忍其君而重修予民是否惡乎定故昆吾氏不順商而伊尹不忠夏學士之所不能文也而口且文之是夏蟲之語寒暑也蜉蝣之駭旦夕也彼惡足以知之彼蓋以昆吾亡而伊尹封也庸詎知夫天之不以封爲亡而以亡爲封耶庸詎知夫亡之封之之俱不足以當天耶庸詎知夫昆吾不亡伊尹就戮學士之是否者且與爲否是耶是遁天者也

飛廉惡來佐紂虐周人疾之太公望基之攻紂紂亡執二子將戮之二子曰吁予二人者周之功臣也惡乎戮予太公曰何居曰予之毒商也以爲周德予盡其君以逃於賢而邇於佞以成女之謀不剖符畀予析珪擔予而予是戮母乃倍天乎太公不信也卒殺之後世之儒相與笑之彼耳飽者也肇周是耶廉來之封者後矣燔商非耶太公之誅者後矣夫不察商周之非是譽太公而非廉來是耳飽者也耳飽者不可以斷獄故商周之獄卒無有斷之

者也無斷之斷斷之矣

下盜生中盜中盜生上盜上盜治中盜中盜治下盜探囊拏篋爭百金十金之利者下盜也持籌握戈以奉人而與之分爵糈者中盜也伏尸流血以詐力經營天下者上盜也爲盜愈大所得愈多其得愈美下盜不息上盜必出上盜不死下盜不止濬其源濫其流孰爲非盜者故夫盜者與天地終始矣周人多盜盜相與約非盜者擊之有商人者不爲盜相與毀其廬拏其帑商人遂餓以死若周人者不善爲盜者也夫盜者勢不可以多人也人盡盜焉無所盜矣故夫不盜者盜之招也惟無不盜故無盜惟無盜故無不盜今之天下無盜者也

魯有顏氏者世習書而窶有柳氏者家無別畫之人而富聞於諸侯執珪受爵者以十數顏氏往問柳氏曰若何道而能是曰吾善爲盜顏氏疑之未幾顏氏適齊道逢行劫者果柳氏也歸候其門則冠佩騶從出而見魯君君之

左右無不譽柳氏者朝之卿大夫無不譽柳氏者負耒列肆之民皆歸柳氏顏氏曰嘻吾乃今而知盜之得官捷也故盜者善爲仕者也有誨之者矣故無不盜

取士

士不可以如賈如賈賈君矣士不可以如盜如盜盜國矣賈有義盜亦有心賈君盜國而義絕心死者何也勢使然也其使之何也賈者儲貨以求售也然亦有折閱盜者禦貨以謀富也而操法者議之折閱之不至操法之不及一分之息望拜之請則有時而已何者其挾少其望近也今人主之取士有三途曰太學也吏胥也制科也太學賞入者也吏胥賞用者也夫以賞進其能以喪賞退耶以賞爲母其能不顧子耶惟制科則文始之文成之蔬疇而青紫輿溥而鼎鐘其事公其恩渥甚盛典也然其爲賈與盜其視賞進也尤甚何也勢使然也錄之以守令而守令賈之盜之籍之以學政而學政賈之

盜之又進而中秘主之又進而相臣司之天子聽之其賈之盜之猶故也然則士之得進於天子之廷者蓋數賈賈之矣數盜盜之矣賈益大售益倍盜益久積益賒士不借賈資而齎盜糧是緣木之求臨淵之羨也間有幸而得者而銓衡之筆宦寺之口又陳肆伏莽而隨其後矣故不居貨無以再買不行劫無以事盜失賈之母攫盜之怒以求名焉勢不可也故自士子以至師保下賈者上注上盜者下輸以朝廷爲市閭則小賈大賈趨日中矣以朝廷爲萑苻則小盜大盜膾肝腦矣父勉其子兄勸其弟師誘其徒以聖賢之書爲評價發冢之文以衣冠禮樂之制爲倚市門藪逋逃之飾以交游聲氣門生故舊之屬爲商胡旅越黃巾赤眉之藉故曰使粟如珠賈者不吁使骸如麻盜者不嗟緩則借君以賈而急則以君爲市緩則盜國之刑政賞罰以自衛而急則盜國之宗廟社稷以媚人嗚呼賈利何厚盜道何工實制科之人爲之而向之以賞進名者權不在焉故賈失而盜盜失而官小賈之善大賈

之寄也小盜之巧大盜之積也然則何以靜之曰市有良吏則操奇贏者詘矣邑有良士師則禦國門者息矣朝有良宰則大賈修禮大盜修名矣何以知其良曰視其不爲賈與盜者而取之何以知其不爲賈與盜曰若有莘之耕傅巖之築南陽之臥其不爲賈與盜無疑也今之天下不得不賈不盜之人以蒞之其爲賈與盜寧有艾哉爲我謂善賈者曰女貨已售矣謂善盜者曰女囊已溢矣君死國亡女更安從得賈與盜耶其亦更賈賈盜盜耶噫

序跋類

漢鏡歌解自叙

甚矣訓詁之難也自漢以來家異說人殊習各任其長而卽以其所長者爲病漢人尙巧晉人尙元唐人尙核宋人尙質巧過則詭元過則疏核過則鑿質過則腐故毛鄭之詁讖緯之餘也王郭之註釋老之緒也六臣之說點鬼之簿也五經四書之章句里巷之習也四家同病而章句之書縣諸日月豈非以理正而可通詞近而易曉哉然吾所怪者古人之書莫奇於六經易深而微詩葩而博書簡而奧禮紛而錯春秋約而多訛而漢詁之晉註之唐說之宋人又章句之指窮而愈出後來者居上遂若日用飲食之不可廢豈聖人之故爲詭異以待後人之發覆哉而當年不能究其學累禩不能殫其義然則世之立言者亦何取乎膚易蹇淺苟說人而已乎揚子作元世世覆瓿退之本無大異而以爲詬厲凡今之人又烏乎敢已之所著既不敢異乎人

而古人之書有未經詮訓者則曰此古人之所畏也又烏乎敢甚至假淵明讀書不求甚解之說以自文陋曰書以不解爲奇古人之理又所當秘雲仍以爲高曾臯比以爲俎豆今之天下何多淵明也又敢哉閒嘗取古樂府而讀之有漢鏡歌十八章雖閒有訛軼大旨易通詠符瑞歌帝德揚威武美忠良事見於漢史情合乎雅頌而古人讓之後人畏之迄於今乃不能乙何有於解或有置之選中而詡之曰此所謂不解之奇也又何怪乎元之不傳而昌黎之蒙詬哉予乃字詒之句讀之章聯之剔訛考異證之經史旁及百家凡萬餘言意欲廣之當時藉矇資供覆瓿無四家之長而愛其病其能免於諸君子之詬厲哉或曰是書出天下必相鈎索而敗子之說夫鈎索而敗子之說是以予說爲驅除難也鏡歌之解不旣明乎哉

莊昆明詩集序

神烹之間天下多故一二書生不能長慮却顧而以人國僥倖于是三尺豎

子莫不瞋目攘袂而詬書生書生惡其然也于是舍六經而寶七書棄鉛槧而挾弓矢以爲今而後可得一當以雪吾恥然數十年間曾不得一書生之效者何也非果無人也用者未必能而能者未必用也操觚之家不乏英賢而欲致身于尋常科目之外爲國家出死力其道無由不得已而仍以柔翰自娛憂悲窘窮感憤無聊之態胥于長吟短歌發之此其人非必皆空言班班賦詩退敵者也震澤莊方壺昆明兩先生神廟末年並以文章行誼倡教南國一時稱曰二傑尤篤經濟有請纓投筆之思而方壺晚得一第未達而沒昆明竟以諸生終其身去今不過四十年而邑中幾不知有兩莊先生者嗚呼使兩先生者早由他途進寧不足自表見而鬱伊佗僚終老牖下哉然而兩先生之爲人與其詩歌文章自有不可泯沒者非一時里巷之人所能識也方壺有集幾百卷昆明所著略與相亞予從其孫子惠先假其詩讀之多指斥邊事悲歌慷慨不顧忌諱令數十年後黔南遼左之故瞭若指掌其

所由敗軍殺將日蹙國百里者蓋有人事非獨天棄我也使昆明先生入佐樞府外張戎幕其所成就必有過人者書生豈盡解亡國乎讀先生之詩者可以奮矣

麻湖草序

予里距麻湖數里而遙且母黨在焉或歲而數至或月而數至迨乙酉之春與端盟門諸子痛飲崇義後遂斷跡者五朞嗟乎此五期中家亡國破顛沛流離不得偷一日之安目稍存親故且抱恨終天百身莫贖上承老母下存孤弟數里之遙豈不阻險絕澣哉乃爲衣食所驅復挾臯比日羈旅于湖側大非予志所存矣敝五年所已束之言理生平所不堪之事耳營且接忽忽無一善狀不意主人兩弟晤談之頃開心抒素皦然以道義自任而不移於浮說心竊喜之既而徐步湖濱于茅庵中又得一僧焉室中設蒲團胡床各一壁掛瓢笠各一案頭老莊楞嚴各一握塵而譚洋洋灑灑出儒入墨托旨

忠孝子心醉焉則又大喜過望于是與三人者倡予和汝朝贈夕答或劇譚語經宵或淫吟移晷舉曩所謂挾臯比而羈旅他鄉之苦不自知其銷沉于鷗汀蘆畔間也又豈非予之遇幸耶主人鈕姓其仲弟曰羲人季弟曰晦復茆庵僧從天台來者曰鐘山

潘子今樂府序

余與潘子生同邑幼同志長同業又同隱也余長潘子二齡方己卯庚辰間余從家叔父南村先生游舍笠澤王氏而潘子亦從其先尊人貞靖先生舍康莊吳氏相距二里許諸往來二氏者向潘子稱余亦向余稱潘子余於是始耳潘子距三年而余稍稍挾中書君與時賢從事而潘子亦來余於是始目潘子當是時余己薄制舉業謂非吾曹用武地及與潘子譚輒僕歐蘇兒韓柳弟班楊兄左史椅蒙莊而奪之席于是相視而笑莫逆于心自以潘子類我潘子亦以余爲類潘子卽識余與潘子者謂無弗類也用是卒與世相

柄鑿無所概見又三年而陵谷變余竄西吳與潘子不相聞者二年無何而予遭閔凶潘子來唁已收涕問潘子云何潘子亦曰子云何予曰天其或者厄予以百年而數倍報之乎潘子曰願子無忘此言也因出所爲歌詩大都悲愁怨怒不啻雷霆號而風雨集也明年而家叔父東籬先生爲逃之盟于溪畔而潘子輒來予亦數過潘子與潘子日益親歌詩益多又五年而予遂舍鶯湖上鶯湖潘子故所居也雖退耕韭溪別業顧時時歸省其母夫人輒過予潘子或四五日不至余輒命棹過潘子一日酒酣潘子謂予曰息壤在彼而徒與子老四聲爲唐后人耶余矍然曰不敢忘也雖然何遽廢詩夫詩亡而後春秋作則詩者盛周之史而春秋者衰周之詩也女不睹姬姜不爲不知色鼎不嘗熊掌不爲不知味詩不續四始不爲不知咏歌史不做春秋不爲不知紀述也潘子曰善房中鏡歌詩之變也而漢後無樂府紀傳書表史之變也而司馬遷後無能方史記者明興三百年間聖君賢輔王侯外戚

忠臣義士名將循吏孝子節婦儒林文苑之倫天官郊祀禮樂制度兵刑律曆之屬粲然與三代比隆而學士大夫上不能爲太史公序述論列勒成一書次不能爲唐山夫人者流被之聲韻鼓吹風雅今予兩人故在且幸未老不此之任將以誰俟乎因相與定爲目凡得紀十八書十二表十世家四十一列傳二百爲明史記而又相與疏軼事及赫赫耳目前足感慨後人者各得數十事潘子爲題余爲解余爲題潘子爲解損之又損以至於百爲今樂府而饒歌騎吹雅頌不在焉己之冬成十三午之春成十七三閱月而余百章悉成後三日而潘子亦悉成交相示有同有異有詳有略卽兩人未知以爲孰善也者及以問同人則胥善之善之欲從而梓之予兩人不應則釀貲而授之雖欲不梓不可得已潘子乃來言曰余兩人方爲史而樂府先成遽以問世懼世之以余兩人爲蕙撞而井觀也故非予不能序子非子不能序予也且自樂府成後半歲而得紀十書五表十世家三十列傳六十有奇蓋史

事已過半矣余與子固可謝息壤盟也至樂府之工拙則知詩者能辨之余
兩人意固不在是無相諛也潘子言既別去適夜風雨憶始交潘子迄今十
五年家國之傾蕩親故之存沒踪跡之聚散歲月之遷流悲從中來不可斷
絕而予與潘子幸無恙且稍稍有所著述予雖蹇產敢不執羈縻從潘子後
哉因述所與潘子往復之言而爲之序其和予兩人者家叔父南村先生王
子寅旭也寅旭又助余兩人爲史所作十表皆出其手家叔父及寅旭尤惡
名今樂府成皆不肯問世

陳子樂府序

古詩之亡也風變而爲騷雅頌變而爲樂府騷絕於楚樂府絕於漢魏非絕
也撥浮詞摭成格而神氣不屬焉故絕也迨唐以下習騷者寡而攻樂府者
不輟樂府之傳益以衰李太白以傾倒一世之才起而振之遂稱千古絕唱
迄今讀其歌詩無一語似漢魏者夫以太白之才能爲漢魏而不爲而其精

者乃過於漢魏及段分而句讀之其神理萬墨無不本於漢魏者斯則善爲漢魏者也其後千餘年而陳子皇士復以傾倒一世之才起而振之力追漢魏而不貌漢魏氣軼太白而不貌太白遂使古人之神氣離然震動蓋以太白之才而束于漢魏之萬其爲千年以後之絕唱無疑也夫風變爲騷而騷不爲風雅頌變爲樂府而樂府不爲雅頌漢魏之樂府變爲太白而太白不爲漢魏太白之樂府變爲陳子皇士而陳子皇士不爲太白然則陳子之樂府當排太白超漢魏而上與雅頌比肩千秋之後獨成一書命曰陳子樂府其誰曰不然

唐麗公燕秦遊草序

遊與仕相因者也名山大川本不與冠蓋爲期而世之倜儻浩落探奇弔詭之士又苦於津梁之疲舟輶之不給興發而輒阻者有之前代若太史公李供奉皆名能遊此二人者官雖不顯然皆備員侍從於朝或陪幸方岳或浪

跡山水得以廣其見聞而發其鬱伊不平之氣至如遷官適客愁苦無聊花
濺感時之淚鳥驚恨別之心登山臨水徒憎怛曷足稱壯遊哉吾友麗公
席世家之蔭嘗薦經明修行於廷使稍稍貶黜其道以干進何難如當世之
所爲貴人也者而麗公心非之剗削名字抱璞而遊於詩酒之壇狎主齊盟
無意問人間事有時吟成搔首酒酣耳熱輒瞋目視予曰吾詩上不敢望李
杜下當不失爲錢劉然不一閱歷天下名山大川顧局促陋巷斗室間與鹽
齏缶盎爲伍老死填溝壑卽詩安得工不工安得傳不傳吾又安費吾吟也
予聞其言壯其志而又竊悲其遇以爲有言而不逮也乃庚子之秋忽束裝
爲燕之遊予微聞之亦微阻之曰茲遊也必困而麗公嗒然應曰此固予曩
者名山大川之志也而何困竟揚帆而北自江入淮自淮達河徑齊魯以至
于燕已又自燕徂晉渡蒲坂而西入函谷關吊周秦以來故迹忽束裝而反
自吳至燕爲路四千里而遙自燕入秦亦四千里而遙自秦還吳又四千里

而遙凡爲里萬二千有奇秋而往秋而歸爲日三百有奇吳楚齊魯燕趙晉魏宋衛中山周秦之郊無不歷也旣抵家而予適館戍上聞其以亥至則寅而謁之則謝病曰余困矣幸有詩在翼日而投予詩一卷其數與日相符予受而讀之曰壯哉麗公之遊也惡乎困張燕公貶岳州爲詩文益清婉人以爲得江山之助今麗公歷春秋十二國之地行萬二千里之遠踪跡半天下以廣其見聞而發其鬱伊不平之氣卽詩安得不工工安得不傳哉余旣美麗公之詩而壯其遊又嘉其以肥遯之餘而不忘夫名山大川之好以償其宿願而發之詩麗公詩之傳其遊亦傳後世之不仕而能遊者必且以麗公爲法

歸玄恭古文序

夫世穆神三廟間海內古文家爲最盛而玉峯歸太僕先生其最也太僕之爲文粹於理豪於氣不斤斤剽拾秦漢以來緒餘而獨出其性靈才識以推

擴塵氛而磅礴上下是時婁東弇州氏操衡文柄四五十年於當世少所許可而晚年論定輒自以爲不及太僕以弇州之生平必不肯妄自貶損以苟諛人而其所稱乃若是又數十年而虞山牧齋氏操衡文柄不下弇州其於三百年間能文之家慮無不抉摘其得失而鈎剔其瑕類獨以弇州之推太僕爲然海內之傳述其說而願俎豆太僕者無異詞然而旁搜極覽卒未有繼太僕其人者何則其理駁其氣靡也夫文章者天地鬼神之所吝惜也故予之以名必靳其福文如太僕年不過中壽位不過郎官頗遭謠詠坎壈終身固已羸於名而縮於福矣太僕之曾孫玄恭乃今復以文特名年幾五十家徒壁立無擔石之儲而藉文以餬其口又往往遭謗意者天靳之福以成其名宜乎玄恭之文之繼太僕而起也太僕歿後有季思先生爲之子文休先生爲之孫而玄恭爲之曾孫以天地鬼神所吝惜之物而鍾之四世歸氏之福亦厚矣玄恭其母以困阨爲靳我也且玄恭之文固所謂粹於理而豪

於氣者余嘗以後進旅謁虞山頗賞余與潘子力田之爲今樂府若序因屈指東南古文家曰老夫髦矣所見如歸子玄恭顧子石戶王子玠石者乃今又得二子虞山之於文三百年間少所許可何況當世而前推太僕後舉玄恭吾黨當以此信玄恭玄恭其亦可以自信矣玄恭石戶皆與予稱肺腑交獨恨不識玠石耳然東南古文家不啻數十百而虞山所舉三家玉峯居其二焉嗚呼盛哉

張搢葵時藝序

張子搢葵予從姑之子而幼育于吳少予一紀予方操觚從諸父後與時賢角晷刻之長搢葵甫入小學耳殆予日廢爲不才之木轉徙靡常而搢葵之尊大人亦以兵燹移家桐川之戍上與予內家爲鄰比予往來內家必起居從姑姑之賢孝爲予家中外嫻黨女宗其待諸侄無異于子而搢葵之把袖投轄殷以諸兄事予無論中表已是時搢葵爲制舉家言已籍籍名起浙中

其先後所從受業者唐子右岐張子其燾又與予謬通蘭譜得時寓目摺葵之文或抵掌雌黃其間右岐其燾與摺葵之尊大人不予怪也厥後摺葵失恃哀毀踰禮上承嚴君下撫諸弟孝友之風蓋雍容焉摺葵之內行既篤而所爲制舉家言又日益工以其餘力汎濫于詩古文詞片楮寸章往往見寶而心獨嚴予每以予爲老馬之徵予感其誼不敢謝不敏焉然裋褐不足以襲狐貉藜藿不足以嘗太牢山鹿野麋又烏知雲龍之騃騃哉今摺葵之言亦既售矣又哀其稿問序于予予何知予知摺葵之爲子孝爲兄友篤于義而工于文其於時宜有合也至夫丹黃商榷句鏤字研自有衡文諸家冰鑑在

呼氏九世譜序

昔唐氏崇尚門第士有通譜學者名爲專家雖其間不無依附然而得姓受氏及遷徙更易之故班班可考也宋氏以來斯學遂廢元俗多畜異姓爲子行路之人皆可承桃不獨莒郈之不血食也明興猶沿其舊贅壻家生既世

其業遂冒其姓恬不爲怪甚者攀援貴族不改憚姓以從之元老登庸諸胡帶令由來久矣其間或有特立獨行之士不忘其本源奮然去訛反眞而苦于譜牒之失傳見聞之無據再世三世以上往往不能舉其名字行輩亦可悲也世俗猶惡僻姓如是員所于諸家先代皆有聞人後何以不見史策豈裔絕乎亦改而之他耳至如複姓俗輒省而從單東方聞人申屠伊祁之屬比比皆是後之子孫雖欲興懷水木遠溯本支而望遠者失形聽遠者聞疾追之數世之上而不可得則或托之大族之旁裔附之失考天絕之下以爲我家固某帝王公卿名賢後也而爲大族者亦樂其見附而不能辨雖宗姓滿天下安知其不爲孤山之繁花野草也狄武襄不祖文惠吾太祖不祖考亭千載卓識豈不出玄宗李昇上萬萬哉崑山之有呼姓僻姓也乃秦有子先宋有慶明有文瞻廷信良朋輩爲良牧大帥其族亦不孤矣乃可考者三宗而爲姚爲朱爲曹爲徐者已冒四姓則以天下之大其改而之他者又

不知其幾也呼子德下自言其宗可知者九世九世祖爲寺丞公不知其名
又不知官何寺度太僕鴻臚之屬若大理則雷尙書表固無之也呼子作譜
自寺丞公以下三世僅舉其名其可得而詳者自高祖始德下皆爲之傳繫
之論贅如太史公傳體文亦似之俾異日之子若孫傳德下之譜世世勿絕
則德下之所知者九世而可傳者自十世以至百世吾未知其所窮期也而
德下猶慨然曰吾攷統譜秦晉楚越燕趙間皆有呼氏而良朋將家子尤顯
于閩吾將有五岳之行因求之以合吾族德下之志大矣哉夫姓之僻者樂
改而從著其著者必不肯改而從僻可知也呼旣爲僻姓苟所到之處猶有
存者其爲同族無疑焉耳雖然孔子作春秋立乎定哀以指隱桓則傳疑焉
今呼氏之可知者已九世德下亦自勉德修業以大其門耳毋強附于不可
知之族鑿空出奇以自誇詡爲狄武襄所笑則予之所望于德下者豈其微
哉

范梅隱印正序

六書之廢久矣篆亡而隸隸亡而草草亡而楷楷亡而俗書僞字間作有僞字卽有僞聲于是點畫不辨稱謂混淆雖起倉頡於今孰從而辨之又孰從而正之顧有亡而未盡亡者存則今之印章是已印章之書爲篆其所祖者許氏說文也乃今之鑄鐫者本作別字之人往往列肆市曹爲旦夕餬口計于是俗篆行而所謂存一二於百千萬億之中者又窅乎不可問矣夫昔人尙有以說文爲未合古書法者今并不知說文爲何等書而其篆已盛行于天下嗚呼其孰從而正之吾吳趙宦光凡夫氏者萬曆間隱君子也而好書精說文之學爰作長箋欲以移易天下苦無職位于朝不能爲當事者之所深信而異己者又從而詆訾之以故其書始行而中輟故學士家已罕有其書而後生操觚者并不知有是書又不知數十年前乃有凡夫氏其人者嗚呼此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吳興范梅隱氏隱於禾之東隅精凡夫

氏之學間一鐫章贈予因與予深言六書之要首推重凡夫氏予聞之如醒
斯解如寐斯寤雖未能悉其奧窈洞其玄微而頗知梅隱氏之學卽凡夫氏
之學凡夫氏之學卽許慎氏之學源遠而法正也顧梅隱氏不專名一藝篆
刻之外又能吟五七言詩能畫梅能爲魏晉以來行草小楷八分諸書法梅
隱既不以一藝名而世之稱梅隱者其愛畫若書過於篆卽稱其篆亦曰筆
法刀法佳耳其所爲篆之合古與否置弗問梅隱氏慨焉悲之集其平日所
爲模古自娛秘不以示人者數十百方而爲之譜名之曰正予固知梅隱之
意非徒正己之篆法己也蓋將以正人之不正也由篆以正隸由隸以正草
由草以正楷不得其正則亡得其正則存則謂梅隱氏之譜不獨爲功于鐫
鐫之家使有所法守將近配凡夫而遠紹許慎氏爲兩家之功臣可也譜成
以示予俾爲之序予不敏輒識一二字于百千萬億之中語人曰此當某字
今作某字者非也其人輒大怒曰吾受之父若師教後學數百十輩取富貴

如拾芥未見有非予者子何乃稱且又安用識此爲也予拊手謝之而已
今梅隱乃復有是書趣藏之趣藏之母徒以其能眩人而爲不知己者詬
厲也

張潛庵診籍序

昔昌黎以唐世學者耻相師故作師說然郊島籍湜輩或擊或否要未爲不
師昌黎之道也今之世不耻相師顧師其人不師其道動曰師耳師耳師不
擇弟子弟子不擇師卽入我室操我戈以伐我其又奚怪吾是以有感于潛
庵張子之能師師也張子之師初爲諸生擅制舉業名天下張子學之不半
歲業亦名天下已張子之師棄去爲古文辭有若屈宋者若賈董者若燕許
者若韓柳者無體不備其古文辭又名天下張子輒亦棄去學古文辭不一
歲名又與相亞已天下將亂張子之師又棄去學古兵法擊劍馳射借籌畫
沙視齊州九點烟瞭若掌上張子輒又棄去學古兵法種種如其師已天下

果亂且陵谷張子之師與其弟大行公號泣求死大行竟死張子之師埋其骨變姓名被髮入山者久之張子又從已又棄去爲岐黃業往來吳越間度日救數人所活不啻數百千計張子亦又棄去學岐黃業來家潯上而西吳之人無死生人者矣夫二十年以來死于兵死于盜死于飢死于役死于催科敲扑吾黨卽有生天下之志其道無繇今張子與其師小試之迺竟驗是儒者生天下之道曾不如醫張子之師自信其道張子信師之道故天下之能師師者莫張子若謂予不信請讀張子之書張子之師爲誰武林陸景宣氏也

唐皖城詩集序

古人相見必賦詩耳之所觸目之所睹足之所履動于心而哦于口因而韻之取適情達意而已我恨不見古人安知古人不恨不見我也而必曰何者爲漢何者爲魏晉六朝何者爲唐又從而別之爲蘇李爲陶謝爲初盛中晚

又不以作詩之人論詩而以選詩之家論詩于是乎有昭明之詩高棟之詩
濟南之詩竟陵之詩詩體雜而多端適以天闕詩人之情而窒塞其意此言
詩者之過也予遊戎上戍上能詩者無慮數十家而唐氏爲最盛其先若中
丞之肅遠孝廉之玄曠並得披讀其全集想見其爲人先後交麗公旗六藁
令畹農繡谷皖城寶謀昆弟父子間機雲咸籍靈運惠連曾不足比數幾與
眉山蘇氏頡頏矣要知諸唐之爲詩皆有所獨得不斤斤拾藩舉肥固其家
學然也歲暮皖城過余見示庚辛兩歲所作燦然成帙山川花鳥與古人詩
人共之一經皖城牙吻超超元箸是殆將陶鎔四唐糠粃近代者也寧肯區
區橫濟南竟陵之見局蹙若轅下駒者哉抑皖城爲潘京慧先表兄令倩京
慧少時雅意詩酒裘馬翩然晚年負經世之志侘傺以死今皖城旣受家學
與藁令寶謀兄弟父子自相師友當終賈之年而勤學好問日進不已冰清
玉潤將并京慧未竟之業繫皖城是賴我將青眼高歌而望之

明文正氣集序

天地以氣相扇動也山川以氣相蒸蔚也人物以氣相生殺也今古以氣相推遷也天其運耶地其處耶山峙而水潤耶物賤而人貴耶其今與古終不息邪是氣之正也有正則有不正者間之於是天鳴地裂山崩川涸物驕人靡古治今亂此於氣誠有之而終不能使天地易位山川易所人物易尊今古易政者何也有正者以維不正者也於是天地之氣噫而爲風震而爲雷沛而爲雨露結而爲冰霜山川之氣蒸而爲雲潤而爲澤蠕而爲鳥獸繁而爲草木人物之氣有聖有賢有愚有不肖有馴有逆有常有怪今古之氣帝終於霸讓變而征或統于一或分爲十其正者相生者也其不正者相戕者也夫無正者以生之而聽其自爲戕則氣或幾乎息矣三代以來其將息而不息者蓋有數焉平桓不競氣將息矣而春秋作三晉始命氣又將息矣而孟子之書成董生之於漢王通之於隋韓愈之於唐程朱之於宋其學有純

駁其功有大小其所以維正而生氣者一也至夫墨胎採薇之歌王蠋伏劍之詞魯連蹈海之對陳咸舊臘之言張巡聞笛之作子美入蜀之章文山拘燕之什是數公者骨已朽矣數公所立之朝更數姓矣而後人得其片言歛歔泣下按劍相盼則雖謂數公不死而周漢唐宋不亡可也故不能使天下之氣皆正也不能使天下之不相爲戕也代有數人人有數言則正者常存而氣終不息故國可亡也家可破也身可殺也天下之人可使糜爛也而是氣浩然獨行則舉夫亡之破之殺之糜爛之之力均不足以敵是氣而天下之氣乃生夫是以天運也地處也山峙而水潤也物賤而人貴也今與古終不息也此予正氣之選蓋憂天下之氣方息而續殘脉接斷脛吹死灰以生之也吾其與天下共保此一線哉

東里山石詩序

炎幼覽皇輿志所在名勝輒有古聖賢遺跡千百世而下耳聞目見齒掛足

履者罔不肅然起敬然類多達而在上德澤及於生民宜久遠而思慕不忘也至如洗耳之淵披裘之澤臥雪之谷藝菊之村當其時不過一高介之節貧困以死爲樵夫牧豎之所嗤笑泊乎世遠人遙事久論定凡其所經歷偃息之處一邱一壑一木一石莫不表而識之歛歛而憑弔之遂與名公鉅卿樹豐功播厚澤者同蔽天壤嗚呼彼所挾持者甚深以遠而其跡寔晦非蚩蚩所能窺測也然必有一二高識之士倡爲發揚之而後頑懦之被其風者以廉以立斯千百世而永矣家叔父東里先生薄遊莒上愛其山川與其風土所至高人長者輒載酒策杖而從之凡蒼弁毗昇峴首道場諸勝皆必有墨澤履齒焉然而意未有慊也一日忽於窮岩絕谷荒烟蔓草之間得一石而異之慨然爲文誌之而繫之詩莒之人初不知有是石者因叔父之文而相與求之從遊者無不愜志後期者往往迷津一時高人長者毋論至與不至莫不知有是石也莒人不敢私其石而歸之叔父將葺行窩以安寓公誌

於世而徵之石曰東里氏固苕有也其意豈不深且遠哉然試就石旁之樵夫牧豎而求石之所在吾知其嗤笑者必有異於許繇嚴光之時矣夫生而不知其人千百世而下然後髣髴其遺跡表而識之歛歛而憑吊之其所以異於樵夫牧豎也者幾希且苕固名區也賢人君子之所至止芳蹟之所遺留或魯公之或東坡之或太初之而或東里之也今之高入長者既相與東里之異日之樵夫牧豎亦必相與東里之又惡知今之石非卽昔之爲淵爲澤爲谷爲村者哉炎小子久事編纂荒於聲律然諷諸君子之所投贈不忍釋諸口恨不卽拜其石而遙爲之銘銘曰

維石之奇與天地生蒐之揚之東里以名名以東里厥貞同峙三峰峨峨九曲委委匪石之堅維人則傳茫茫九土東里嶠然

傳文百六序

予之初脫帖括也若病之已若醒之解若魘之覺也曰幸矣已而以臯比謀

食則來言帖括者不敢拒也久益厭苦之乃裏門人所有小題文萬擇其合於法者得一百六十首顏曰傳文百六而授之曰是足矣毋更溷先生矣門人受之退予乃嘆曰嗟夫此淺淺者予蓋深求其故而不得也以爲經乎誤矣以爲文乎憊矣而且陵者谷波者陸響而裾者魚而肉其可已乎而家咏之人哦之噫殆矣以今之手代古之口所代之人與事三千餘歲矣以爲合乎不合乎而然且代之而更以其詞之引端者義之偏舉者事之雜見者亂賊諸媚之離經而背道者其於我何與而更爲引伸之文致之罪可入入之善可飾飾之是非可顛倒顛倒之以爲合乎不合乎而然且爲之噫殆矣而烏乎傳傳矣而烏乎以百六限也予蓋於是選而恫乎悲也吾悲夫國運之厄於百六而文與之俱厄也吾更悲夫國祚之窮於百六而文不與之俱窮也夫是以百六爾也然則百六之外必不可傳乎百六之內必可傳乎百六之內必傳傳何易也濫奈何百六之外必不傳傳何隘也僭奈何然則予之

爲此選也以爲合乎不合乎而然且爲之噫甚矣殆予今且翳予目瑱予耳
窳予口若心而姑與此淺淺者爲周旋也是謀食之道也曷不耕曰孱也
曷不工曰拙也曷不賈曰市道也曷不醫曰恐其以人費也曷不卜曰懼其
以余爲龜著也曷不佛且老曰惡夫兩其翼而四其足也是則然矣帖括庸
愈乎曰予不知也衆人云予云衆人已予已衆人可予曷敢不可衆人否予
曷敢不否以是爲傳也傳而限之百六也以爲合乎不合乎而然且爲之噫
殆矣予亦願夫夫人之見予選者且翳而目瑱而耳窳而口若心而與予選
周旋也是謀食之道也吾悲夫以百六之餘而猶習夫百六之文也噫甚矣
殆

癸巳文譜序

詩之有譜也自庚寅始也詩何以稱譜也山中無曆其干支往往與世訛不
可以不譜也以詩譜之歲三百六十日詩輒稱是是以譜之也文何以不稱

譜文與詩不能三之一不能具日是以不譜也然自寅而卯而辰詩日益減文日益增日減則不能具日譜亦隨闕日增又以無譜故輒失去予又善忘不能舉一字始悔文之不與詩皆譜也譜有日焉有月焉有年焉詩其日也文其月也日積而月月積而年吾將老矣不能舉日請徵我文不能舉歲請徵吾譜詩闕而文補之亦不可以不譜也有來言于支者其訛與否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譜也固宜

關帝閣募緣疏引

尙哉世之俎豆關公者幾千百年於斯而不衰也古之大丈夫生爲志士沒爲明神載在祀典於是後世之士聞風景附刎頸脰斷肢體而不辭棄父母捐妻子而不悔以是殺其身而名後世代不乏人史不輟書何獨於公而世之敬且畏者若斯之甚也蓋公之從昭烈皇帝崎嶇險阻百死一生而卒能敦春秋之義完君臣之節方其辭老瞞之好爵絕孫氏之請婚公之胸中知

有漢而已荆州之捷中原震動吳人恐悸并力以謀弱漢中興之業垂成而敗禍起帳下顛隕樊城後之讀史者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斯時也然而公之高風勁節英姿爽氣遂與日月爭光與天壤相敵嗟乎嚮使吳人無覬覦之志許邑遂遷徙之謀光復帝室馳策六州公亦不過位列通侯爵爲上公與雲臺諸將上下其功名而已烏能進號王者被服袞冕踞百神之上如今日之盛者哉惟是天不祚漢九仞簣虧先主發憤於前武侯盡瘁于後而夷陵之屯燼無餘五丈之石圖空在以至典午效尤太牢暗竊四澥蒼生盡屠戮于犬羊之手南北交爭者幾三百年向使公之功成當不至此嗟乎此世之所以俎豆公者歷千百年於斯而不衰也余近家玄觀之左觀有公像而祠宇頽落羽士趙某欲別建一閣以奉之因介金聞仲昆季請弁言于予余懼夫世之徒知事公而猥與山魃厲鬼同其禱祀也因爲列其梗概若此雖然光顯兩廟以來其崇公甚至迨乎山澥崩沸陵谷貿遷公之靈爽不少概見

論者疑之

筆引

蓋聞獵中山之兔囊脫秦初標西弁之奇族繁唐後雖文成吐鳳管城子未
敢言功而草就籠鵝中書君豈無解意茲有陸生者宣公後裔害水名家挾
萬管而雅遊駕輕舸爲浮宅用志不分文士之心肝先鏤選才入妙將軍之
武庫俱雄美已盡於東南譽早馳於吳越口無二價不將市道交人氣有餘
豪自是塵中小隱雖當戎馬之餘不廢鉛觚之業向硯池而沐髮種種難濡
傾墨汁而蒙頭滔滔成陣封侯無骨班定遠慎勿輕投握管有花江文通曾
知入夢薛書記染藏鋒都尉之頭便驚元稹宜春王定翹軒寶帚之價堪敵
右軍豪健鋒圓爭文戰者錄姓名而待捷鈎銀畫鐵擅書法者瘞馬鬣而酬
恩縱橫揮灑定無慚乎四君巧拙直邪請退謀乎五指繼龍門而著傳自媿
非韓吏部之揄揚踵大傳而作圖世豈乏衛夫人之行伍用弁數語敢告

同人

贈序類

贈王靖若遷居松陵西郊序

松陵故隱澤也晉之季鷹唐之魯望於是爲九卓迄今讀兩先生之詩慨然想見其爲人蓋甚重吾松陵焉予家世籍斯土而所居最僻去邑百里兼以陵谷之餘裹趾循闕藐若山河五六年於茲矣側聞松陵諸君子之義甚高其爲文章甚盛私心向往恐不得一當也乃己丑之春王子靖若與其宗兄來宣介潘子聖木而招予集溪滸之草堂草堂者靖若之居也且曰松陵諸君子實多在焉而予病不能從心甚恨之其秋諸君子又招予爲九日之游登高上方遂與聖木過發始一至松陵日將入望西郊蔚然霜楓爭春蒼葭墮雁具區欲波雲水相拄聖木詫予曰此松陵諸君子之居也昔人謂張說出守詩文益工爲得江山之助予以是知李鷹魯望之爲人松陵重之非二子之能重松陵也厥明渡湖抵上方諸君子皆先予至舊識新知越鄉者寡

焉攀萸佩菊爲樂多方賦詩飲酒酣暢逮曙五六年來一夕耳旣解維歸而諸君子更誡予曰西郊尙有人焉予以是益知松陵之爲隱澤不虛也其明年靖若遂舍溪澗之草堂抱琴載書謀宅於松陵之西郊而卜遷焉靖若之意蓋有在矣諸君子爭爲詩歌以喜其來而屬予序之吾知松陵又能重靖若也季鷹魯望其冥相之哉旣爲之序退而歌曰其區沛乎松陵遂乎純乎繪乎王子之味乎張乎陸乎王子之配乎蓋優哉悠哉惟以永歲乎

贈陸善先遷居序

昔於公佐刑東海自以有陰德謂里人崇其閭閻使得容駟馬高車已而其子果相漢以功名終夫公之言初亦似落落難合也而顧卜其子若操券以取者天之報公者固信而公之識亦有以符乎德也姑蘇善先陸君爲郡書記者有年矣其事府君亦數矣姑蘇之民旣險且健而府君之寬猛又不可知陸君以身印俛其閒霽雨而爲臬拔淖而登衢其活人發覆豈止於公雪

孝婦寃一事可垂史冊耶陸君嘗憫然念己之德不足當於公且吾之所能不過於吾之心有不釋然者稍爲排解耳豈望報哉旣而君之嗣君漸長湛於六藝之事學日益積譽日益章駸駸有亢宗之勢焉而陸君喜可知也斷然曰我乃今庶幾可少效於公崇閭之意乎乃卜素心謀爽塏卽故吳百花之里而置宅焉其閔軒然而峙其堂敞然而邃偃息之所趨訓之庭不築而具於是都邑之賢豪四方之門望咸奔走而頌禱焉且介王子衛卿而徵言於予謂君之德胥可歌也而君之門又將大焉贈人以言豈無意乎性不好諛而憚於蔽微蓋嘗登陸君之堂見其兩嗣君而知君之陰德果不減於公也高車駟馬之集其門又奚待操券哉陸君勉之矣

送沈古儒歸吳江序

儒道之壞也古之人其有憂患乎老莊之清淨申韓之刑名楊墨之兼愛爲我秦漢之神仙黃金蕭梁元魏之因果符醮此可以謂之儒乎儒之壞者一

矣叔孫公孫之逢迎匡章杜馬之附會胡廣馮道之中庸王安石之經濟劉歆楊雄之學術此可以謂之儒乎儒之壞者二矣人目之以朋黨彼將朋黨自爲也目之以優伶彼將優伶自爲也目之以盜賊彼將盜賊自爲也此可以謂之儒乎儒之壞者三矣遠而望之則峨冠長佩者儒飾也迫而察之則拳足端拱者儒容也聽其言則尋章摘句數辭衍藻者儒言也觀其行則遊於里閭而達登於朝而通對夫妻子奴僕而詡詡然者儒行也若是者冒儒者也賊儒者也若是者今之所謂儒非古之所謂儒也古之人有憂之於是乎發之以詩迪之以書深之以易鑑之以春秋明之和之以禮樂導之誘之以學庸論孟諸書凡孔孟之所稱程朱之所述皆是已與今之儒爲孔孟則曰吾不敢與今之儒爲程朱則又曰吾安用是拘拘者爲也不肯爲程朱而又不敢爲孔孟而儼然誇其飾修其容華其言匿其行曰是古之儒也苟能是是亦足矣其父兄教之其子弟從之其君相取之其學士大夫榮之其國

庠里塾名師碩學因而張大之童而習焉其心安焉壯而行焉其意得焉老而終焉其傳廣焉不至於冒當世之大禁蒙百世之大繆不止嗚呼其亦幸而生於今之時而猶得以儒自命也其亦不幸而生於今之時而不得就正於古之儒也夫詩書易禮樂春秋之所載學庸論孟之所明孔孟廓之程朱守之其爲道也必忠於君孝於親敬於長信於友刑於妻孥而后謂之儒則夫能忠能孝能敬能信能刑則雖不姘其飾修其容華其言匿其行吾不得不以謂之儒簡而君臣略而父子蔑而昆弟朋友媿而妻孥則雖儒飾儒容儒言儒行吾不得以謂之儒世之爲儒者奈何爲儒而爲其賊且冒也奈何爲儒而敢於非古人不敢於非今人也奈何爲儒而爲我之笑古人猶後人之笑我也其父兄之教不先其子弟之習不豫所稱所取者非其人而所張大者非其學也則居今之時而欲爲古之儒難矣沈子古儒志存乎翼道者也翼道者儒亦惟古之儒遂自名曰翼字曰古儒沈子之志則大矣沈子之

所爲則難矣有大志而犯世之所難此其人非智深勇沉博學明理者不能也沈子勉乎哉因其行也送之以言

陳翁八十壽序

漢陳太丘四世名德而史稱之曰公慙卿卿慚長然則古人所重固不以祿位也夫然長生卿卿又生公公卿不足以重長長寔重公卿已今慎所陳翁太丘之遠裔也爲鄉里中善人無祿位於朝行年八十而子孫曾玄四世舞班衣爲壽不知太丘當時二方肅客長文抱置車中者其樂亦有過此否耶翁之德吾不敢遽以太丘諛之卽其子孫曾玄亦未見能有如二方長文其人者然而此猶祿位之見也使翁之子孫曾玄母論爲公若卿卽邀一命之榮如太丘當時者吾又不知今日公卿貴人高車駟馬牽羊陳幣續續殷殷錯烏捧觴而效封人之祝於翁之堂者其烜赫爲何如也夫今世所號爲公卿貴人視陰偷息爲趙孟之朝不及夕者何限欲如翁之處猷啟享大年受

子孫曾玄四世之養炙背俯軒開尊面圃深宮犬吠桑下鷄鳴豈可得哉吾有桑落一卮願與翁酌之而爲翁祝曰願翁健飯健步履願翁子孫曾玄並爲善人願翁母多田宅取給衣食而止願翁子孫曾玄讀書識道理盡孝於翁母徼幸不可得以及當世之貴人爲恨願翁玄不慚曾曾不慚孫孫不慚子子不慚翁由四世而十世而百世以至於無窮也吾知翁必輒然投杖而起曰敬舉君之觴是爲祝

袁重其五十壽序

袁子重其好游南陔會稽北抵廣陵西極若下東並海所至輒識其賢豪長者騷人文士又輒能得其家世族姓與其人之性情好尙立身本末而所遇諸君子亦輒爲之傾倒至則流連日夕集同志而觴之臨行則祖道郊外爲詩若文以贈之以是垂橐而往捆載而歸瑰奇鉅麗寸璧小璣罔不畢備袁子何以得此於人哉袁子少孤母夫人鞠之以有今日袁子之事母夫人以

色養出則陟屺興思搯臂過反入則奉觴執杖爲嬰兒嬉行年五十瓶罍屢空而曾無幾微之色見於顏面諸君子過吳葑者升堂拜母必有一言爲壽袁子子母貞孝聞天下袁子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每山川花月之會錯烏陳詩飛觥相屬袁子時時稱說忠孝事激昂感慨傾其坐中人卽坐中無袁子不快或累月不見袁子未嘗不思蓋如是者三十餘年而袁子老矣袁子有母夫人在堂不敢稱老諸君子與袁子交者謂以詩若文壽袁子不若投之卮酒斗粟尺帛以佐袁子之壽其母也而袁子不辭也乃更謂吳子曰而貧不減袁子而能文子壽我以文不啻其卮酒斗粟帛也而吳子亦不辭也壽袁子不敢忘其母夫人母夫人貞母也而袁子孝子也天旣壽孝子以報貞母必昌孝子之後以報孝子母夫人無所不得於袁子而獨憂其無兒今袁子之寵有身矣天昌孝子必生男我安知袁子之不爲商瞿也吳子方從事國史袁子能爲我復理游楫垂橐而往捆載而歸以輔我見聞之所

不逮則吳子當以其餘力爲袁子子母作家傳壽之無窮袁子其許我否敬以是祝袁子

壽張翁文

自學校廢而敦睦衰求其飭於家儀於國搢紳先生猶或難之閒有篤信至行不讓古人而往往沈浮里巷無由自見當世士君子又罕能揄揚之以型式後人概以爲天下無人焉此吾黨之過也予兢兢守祖父訓每有言行可採不憚口傳手誌而聞見有限當自近始則數十年以來行誼醇厚未有如我里張翁者也翁故食貧耳列肆吾廬之西偏以信聞於四方四方赴之者如家家遂稍稍裕迨其中年艱嗣人有勸其蓄妾婢者翁笑指諸猶子曰此豈不足爲嗣在撫循之耳奚以親生爲旣而翁兄卽世四雛未成寡嫂強持門戶幾不克朝夕而翁遂奉嫂同居事之如母諸孤皆兒子蓄之號衣啼餐嫂如不聞也旣而遣就塾師識書數又教之居貨行賈必依於信又爲之擇

配使皆有室凡二十餘年而四孤之事始畢翁於是盡出其橐中之美以分諸子而傳食焉諸子亦善承叔父之志能以色養甘旨必具翁夫婦顧而樂之撫循之言於是果驗夫纓耒德色箕帚諄語父子且然至於兄弟之子不至視如路人足矣而翁之提携教誨勤勤若此豈非搢紳先生之所難而吾黨之所宜亟稱哉迨今之秋爲翁杖鄉之年而髮黝然而顏盎然僅若四五十許人此固翁善自娛樂以享大年而亦天之所以報施善人爲天下勸者也縣弧之旦里之父老交來誠予曰翁之德可無祝乎予幸文之予不獲謝敬述所聞於祖父及諸父之面命敦睦之風有當於學校者以爲翁壽昔吳泰伯以讓開基瓜瓞繁衍至今勾吳之胤必首泰伯而伯實未嘗有子皆虞仲之裔也翁之撫循諸子可謂慕義無窮矣天之眷翁其有艾哉

壽無礙上人文

洪範五福其一曰壽而儒者聽之老氏益之釋氏逃焉聽者受數者也益者

任術者也逃者冥天始忘骸存超乎數與術者也然逃與靜期而靜至靜不與壽期而壽亦至彼其絕好去惡守無入寂人世之累無足以當其心則神完而天固數與術固不能限也吾里水南精舍有無礙師者禾之農家子能衣食其家一旦棄鋤犁捐妻子改服而從浮屠托身於精嚴之下院者歷有年所自謂人世之累可幸解免而環視其寮角利逐勢甚於向時所見心竊鄙之遂與其徒月觀翻然舍其屬而歸於吾里之汾陽祠持律寡貪採真而游兼以醫濟人愈不求償人稍稍以錢帛奉之卽以與酒家就取酒日夕酣適而神色恬暢里人異之爲之赴募爲之勸施遂葺屨完毀濬池築亭按跡故老別命水南精舍翠篁千竿桃李交屬勝甲吾里而郭忠武之香火因之愈盛上人之術上人之數宜壽者也庚寅仲秋師之甲子一周而師不知也其徒乃竊知之欲得野人一言爲重家表伯王翁介而命予予曰師之算師不知也其徒強知之而伯強請之而予復強言之不爲釋氏蛻乎雖然予嘗

從諸父後及逃盟諸君子聯吟水南酒酣四顧狂歌相屬月觀每拭几淪茗
互相資發而上人才頽然嗒然兀坐其旁幾不知吾輩爲何等人也豈莊生
所謂得全於酒者乎抑亦逃者靜而靜者壽乎是以行年六十而不知也數
與術何足以限之請以是祝

蔡母沈太夫人七十乞言引

人子欲榮其親不以高官厚爵金玉錦繡而乞仁人君子之一言以不朽其
親孝之至也世之仁人君子無論識與不識亦宜樂其誠而與之言雖然慕
貴勢者言諂阿私交者言諛諂與諛非仁人君子之言也亦非人子之所以
榮其親也若元圃蔡君之所以壽其母太夫人者異是自崇宏開天下聞蔡
君行至高四方賢豪長者以不得交蔡君爲憾以故蔡君坐上客常滿投轄
盤礴窮日夕不厭翕然有陳孟公孔北海之稱當是時太夫人爲政中饋常
治數十百人饌惟腆惟潔咄嗟而辦人人自以爲得蔡君歡於是蔡君之譽

日起而稱述太夫人者亦日盛洎乎滄桑改觀豪傑蝟奮蔡君立傾其家以勤王事事不事而蔡君之家破客散脫然奉母僦廬以居而太夫人欣然與偕夫蔡君曩固裒然貴游素封也而今貧士也四方賢豪長者更賢蔡君之以國事故貧也而又賢蔡君之能使太夫人之安其貧也而又益賢太夫人之能安蔡君之貧也今當七秩設悅之辰而蔡君曰吾固不辦高官厚爵金玉錦繡已且吾母亦甚無庸此惟得仁人君子之一言是望蔡君之志若此仁人君子當亦樂蔡君之誠而重太夫人之賢而與之言言諛言諛吾知免夫

姚君輔字說

車無輔不行人無輔不立故車之有輔猶君之有臣父之有子也君得輔而君道得治功成父得輔而先疇廓貽謀裕大哉輔乎人知臣之輔而莫知子之輔也余里中姚君蒞卿其爲人長者善輔其尊人賓湖翁以克勤其家有

箕裘堂構之風焉里之父老無不頌蒞卿賢已而蒞卿有長郎名朝元者年及冠且受室而其克勤如蒞卿其箕裘堂構如蒞卿里之父老頌蒞卿者無不及其子蒞卿可謂有子矣蒞卿有子卽賓湖有孫而賓湖之樂可知已而蒞卿之樂愈可知已則爲蒞卿也子者卽爲蒞卿也輔今茲季冬蒞卿爲其子行冠禮曰冠而受室禮也乃里之父老亦曰冠而字之亦禮也因厥名而字之曰君輔余從諸父老後得聞其說曰美哉諸父老之善頌善禱也夫賓湖有蒞卿而業始昌蒞卿有君輔而傳彌永一堂之上父子祖孫相與持籌而算則市中之什一者詘矣相與奮耒而畚則隴上之輟耕者勉矣賓湖之望其子者今且併以望其孫蒞卿之承其父者今且復假助于子是君輔者輔父亦以輔祖也輔之義大矣哉廓先疇而裕貽謀吾於君輔乎有厚幸矣諸父老屬言于余余不敏敢僭爲之說

書疏類

上錢牧齋書

自司馬子長氏沒後一千六百年而世遂無司馬子長可嘆也西漢書所益不過百餘年而文乃視前多數十萬言優劣見矣顧乃菲薄子長不亦謬乎自茲以降東漢駁三國志僿晉書野南北六朝亂矣舊唐則邱抄也新唐則墓誌也六朝史則集中記序也宋以下吾無譏焉耳生於是欲輯漢武帝以下訖于蒙古爲續史記刪繁滌蕪以十一史爲主而野乘家傳紀事之書附之稍稍論次及唐苦家貧書少無從假觀乃中輟其後與潘子力田談本朝慨然悲之謂天下不獨不得一元戎大臣也卽求一良史官亦不少槩見本朝成書者有鄭端簡吾學編何匪莪名山藏朱文肅歷朝紀事歷朝名臣傳三書頗可觀覽而端簡爲傳止叙其官爵遷降存沒歲月後乃稍著其人短長雖名大臣寥寥數言殊不足示後世匪莪窮意披覽時時出已見縱橫論

列斐然成章然喜採裨官小說多誕罔不經亦不得爲信史文肅則雜取實錄野史墓誌家乘彙集成書彼此牴牾前後倒置令人讀數葉後昏昏欲睡至掇拾浮屠氏唾餘及委巷嘲詈之詞形之于筆如是卽列之通衢爲人作慶吊文丐食不值一錢况作史乎所可悼者以弇州之才訖無成書卽竊取楊幼殷琬琰錄爲枕中秘間作表志世家列傳頗蕪蔓不稱以視司馬子長不啻作坐井觀也悲夫生于是復欲輯太祖以來訖于思陵勒成一書名曰明史記其間事例略見今樂府序中不復多及然本朝之史自嘉隆以前經諸君子手筆論已大定萬曆間事論定者十之七昌啓問十之五獨崇禎一朝十不得一二焉蓋崇禎之時南北交訌事繁難紀一也寔錄未成起居蕩廢二也兵燹頻仍邸報缺軼三也忠孝後裔或畏禍首鼠或降爲皂隸不能表章前人四也縉紳先生胸橫門戶操戈相向莫肯持平五也草茅之士採取凌雜不識國體形勢唯求汗漫可喜六也間有文章宿老詞采可觀而心

多拘忌不敢據事直書或周旋桑梓隱忍亂賊或推崇異國貶損本朝既戾春秋之義謬誇知罪之書蒙當時而欺後世七也有此七者而欲以一介賤儒囊括包舉凌一世之賢豪而出其上則雖夸父逐日精衛填海不足以喻其不知量也當今之世歷事聖朝爲天下斯文宗主又留意史事纂述成書老成典型孰有如閣下者生居松陵下里去虞山不二百里而遙非有高山大河之限何難覓片艇時時過從而徒恃其斗筲之識妄思負乘如瞽無相俛俛何之中夜捫心且笑且嘆然所以不敢輕謁閣下者有故焉閣下位已高矣年已尊矣名已成矣五十餘年之貴游名士雄視澠內者慮無不奔走閣下之門墻自詭高第弟子否亦陰相附麗以冀得行其說而博名高故天下談氣節談文章談門戶談聲氣者肩隨踵接影附響隨承燕閒之暇以爲親于天神聆警咳之餘以爲重于九鼎而生自回翔審視凡所爲氣節文章門戶聲氣者胥無一焉徒欲以三百年典故思分東壁餘光爲千秋噉名之

計而不憚趨趨囁囁于王公大人之側此固生之所羞而不忍也然今日之所以致放言無忌樂盡其區區者前于沈雪樵齋頭所得閣下復書謬稱今樂府且不却其狂愚欲爲接引比于徐武功之推獎原博諸南明之傾心震川不足爲過然生之所爲書未成者既茫無津涯已成者亦竹頭木屑其間是非眞贗卽爲之反覆誦繹未能忽然况所爲崇禎十七年間又不得一二乎貴鄉許子洽高年篤學誠不世士也然其所著兩年事畧紀王之明一案及楊維垣死事恐不無愛憎未能爲一時定論輒生晚出亦未敢遽信則將來崇禎紀略有一二類是者生不能隨聲附和也閣下以四十年心力一旦付之祖龍天不祚明旣傾其國復奪其史嗟乎嗟乎此未易爲當世貪肉者道也而閣下猥云絳雲一炬未始不爲世人先驅過矣閣下藏書山積比于天祿石渠前在弘光時常欲卽家開局生揣秘閣中必有副本使稍輸東海之涓流割泰山之寸壤則生亦得藉手閣下千秋之後得列于所南心史則

死且不朽唯閣下憐而許之草野狂誕不識忌諱臨楮莽率未盡欲言

附錢牧齋復書

僕自通籍濫塵史局卽有事于國史晚遭喪亂偷生視息猶不自恕冀以鐘漏餘年竟紬書載筆之役天未悔禍祝融相予西京舊記東觀新書擗架盈箱蕩爲煨燼知天之不欲使我與于斯文也灰心空門不復理世間文字六年于此矣私心結轡迴環忖度海內如此其大也本朝養士三百年如此其久也鴻朗莊嚴含章挺生當有左馬班范之儔徵石室之遺文訪端門之逸典勒成一書用以上答九廟而下詔來茲者倘不卽死于吾身親見之朝覲殺青夕歸黃壤不致魂魄私恨無窮也號咷博求冀一弋獲牛毛麟角俯仰咨嗟去年逼除得見今樂府一編深推其採擷之富貫穿之熟而評斷之勇也蹙然而喜煥然而興曰所謂斯人者其殆是乎天誘其衷緣隙奮筆以獻我正史遺民老史扶杖輟耕撫絳雲之餘灰泣蕉

園之焚草庶幾可以稍慰已乎每與同人盱衡嘆息望塵遙集欣悅交并不圖斯語傳遞流聞手書見存鄭重累紙愾然以不朽大業下詢陳人則僕之欣固踰涯而愧乃滋甚矣既而深維所未敢承命者有二伏讀來劄著作指要取法于子長班范以下世降文靡皆將置之衙官降爲皂隸僕以卑近之學挾中下之材每自分古人筆格不能闕其儲胥惟是遠摹三國近倣五代畫地守株或可殆庶今將與之抗論千古高視九流譬之承蠲尺蠶進舍在一步之間試語以騰空高舉有不眩掉自失者乎所未敢承命一也僕嘗謂古人成書必有因藉龍門之旁取世本涑水之先纂長編此作史之家高曾規矩也往所採輯名曰事畧蓋用宋人李燾元人蘇天爵之體例草創編摩以俟後之作者此書具在識小攸存無裨汗青有同蒼叢而况于劫火洞然腹笥如洗挾面墻一隅之見應武庫八面之求藉談之數典何以無譏裨謀之謀野敢云則獲所未敢承命二也然而恭

承明問終未忍呿口而却步者蓋又嘗竊窺緒論而熟思其指意千秋之金鏡與陽秋之鐵筆往往嚴于衡量古人而恕于評隲今人金匱琬琰之文章少所許可而兔園餽飭之簿錄多所假借夫豈其浮石沉木上下在手吾有以知作者之立心平取節廣通懷虛已不曰左執鬼宮而右執殤中以自予雄也明堂之稅必畫侏儒孤竹之塗先縱老馬周爰下問不以老耄而舍我故知其無諛詞無詭言也三十餘年留心史事於古人之記事記言發凡起例者或亦少窺其涯畧近代專門名家如海鹽太倉者亦既能拾遺糾謬而指陳其得失矣倘得布席函丈明燈促膝相與討論揚權下上其議論安知無一言半詞可以訂史乘之疑誤補掌故之闕畧者柳子稱太史公書徵于蘇建夏無且及畫工僕得如柳子之云綴名末簡爲正史之侍醫畫工豈不有厚幸乎言及于此胸臆奕奕然牙頰癢癢然又惟恐會晤之不早伸寫之不盡也門下能無輟然而一笑乎所徵書籍

可考者僅什之一二殘編齧翰間出於焦爛之餘他日當悉索以佐網羅不敢愛也老病迂誕放言裁復并傳示力田兄供一捧腹拙集亦俟摹印請教馮楮延佇歧予望之謙益再拜

復尹洞庭書

某往者閱崇禎邸報每讀閣下大疏輒嘆其論事之密任事之勇氣識既旺文采沛然殆敬輿長公合爲一人也先皇帝眷顧閣下甚至溫綸重疊不減黃扉諸老而爲讒口所間信任不終今國事陵遲至此若輩之肉其足食乎茲者閣下惠然辱臨敝邑首詢某與潘子不憚枉駕而存之乃彼此相左不得一望見顏色何需之殷遇之疎也旣頒大稿重以手書過信同人之言遽以千秋之績見許惶悚累日別楮所列立朝數則此關朝廷大故閣下生平大節某當藉手以定一時之案寧有阿私于閣下而閣下諄諄誨之若此知閣下非驚名也感先君知遇之隆不忍委諸秕稗且以見煬竈之蔽明債帥

之怯敵王言掛壁軍令不行使簪筆者不沒其寔也古人有言蓋棺論定故雖有名賢大臣其存者不敢立傳卽如閣下前事當見宜興東陽及左帥傳中以報命閣下舉先皇帝龍飛首科十七年間自外吏以入郎曹又中更貶謫立朝無幾時然大君子雅意匡攘其於中外交誼用兵加餉及廟堂議論矛盾門戶齟齬所以寢微寢壞之故閣下當歷歷于心了了於口也又乙丙以後三楚中賊禍最酷熊督若何以撫敗武陵若何以戰敗左帥之爲功罪若何其諸撫鎮以下監司守令僨事死節降竄狀若何閣下又必歷歷於心了了於口也楚地深山大澤多名公卿近時論者謂自江陵後無相業而當年言路吹毛索瘢不遺餘力又未知數十年間任事諸公其負謗與不負謗足傳者幾何人也某爲江陵傳援據國史揣摹情事自謂頗能折衷是非顧其文孫別山先生殉節西粵聲稱炳然而道路遼阻傳述未詳閣下倘肯搜羅其事遠相郵致以續文忠之後固足增重本朝亦閣下桑梓之光也又如

何中湘崛起湘漢屢折屢起事雖不成功不可泯其所據何郡邑其敗何時其相從將吏死若生者何人其死何日何地某雖畧見彼中紀載然不得文獻如閣下者爲徵終不敢據爲實錄閣下自云隱涇寧間表裏徽郡丘中丞金侍御起事始末身在行間自可燭照而數計也閣下肯終誨之否乎興言及此怵怵養養不自知其詞之複也幸閣下明以告我草草勒復不宣某再拜

答陸麗京書

某頓首謹復麗京道兄足下睽違以來再更裘葛願見之私非可言說茲忽頒大教從葑關旅中讀之渙然汗出竊怪足下何不知某之深也某與潘子吳下兩野生耳身未嘗膺一命家無藏書又局促閭巷不得盡交當世大人君子遊歷名都大邑攬山川人物之勝如太史公之在漢世者徒以有明一代紀載之書舛錯不倫其成部者如海鹽吾學一編文章簡質頗近陳壽而

未覩國史記洪建間事多謬悠其所爲傳抑何似家狀墓志刪本也太倉能駁海鹽之失二史考誤援据甚核及操筆紀述又輒以己意高下其手卽如嘉靖以來首輔傳其生平得意筆也而傳華亭江陵之事溢美溢惡多不足信彼方身歷其朝目覩其行事而猶若此他又何怪至如晉江之名山藏盱江之皇明書鳥程之史概率多嗜奇無識引斷失據皆足以害史而東莞陳氏通紀聞之先正本出梁文康介弟託之子虛烏有之陳建顛倒謬亂天下之耳目爲其所簧鼓者殆數十年雖明詔毀禁而莫之能止嗚呼作史者而盡若是將使三百年之積德累仁豐功厚業及其所以廢興存亡之故胥委之草莽也尤可恨者東南鯁生輩以傳奇小說之伎倆自詡董狐或竊得故人枕秘從而敷衍求其立言之旨不過爲目前一二有力人雪謗地不憚醜詆故君移易日月以遷就之縱能昧心獨不畏鬼瞰乎某故與潘子約讀史以國史野史相證佐爲指摘其得失闕疑存信以銷劇歲月老草木之身而

已而足下遽以龍門蘭臺相期俾書其餘緒爲人捉刀不亦過乎數年孜孜
矻矻僅能於洪武一朝得什之六七且建永以下崇弘而上方汗漫而不知
所紀極幸而我兩人年未四十天假之年賈我餘勇得差次成帙以報知己
死不恨矣谷使君以北地賢豪較藝之暇留意編摩又得如執事者爲之鼓
吹甚盛甚盛而猥蒙下詢寵之大札侑以腆儀下士之風不減古人我兩人
何人敢傲長吏以爲名高然私心自量以隣邦兩褐夫奔命當事臺下縱以
客禮見待亦非當事者之所以自處來書不知所云恐啓讀之不能無答答
又難爲詞謹以原緘及幣遙對使者稽首奉納臺下初怪足下知己不深今
所言皆肝膈之要必能諒其愚而宛轉于谷使君之前毋再辱命以滋罪戾
則足下果知己之深也某再拜不宣

谷使君名應泰字霖蒼北直人爲浙江學使

與潘力田書

力田親翁大兄足下仲夏之集觴葵操鶴致足樂也彼蒼茫茫相煎太迫以令先公太翁之盛德不克享大年老成凋謝同黨摧心屬在蒿蘿匍匐之頃悲來攻中不暇復作文字是以祭章久未削稿今錄一通馳上聊誌悲哀耳令先公之生平尙未能彷彿也毀不滅性古人許之足下幸抑情歸禮善自調護以竟令先公未墜之緒幸甚幸甚茲更有陳者自遭亂以來草榮木替者七更矣氣矜之隆漸就頓斂而學業不進却行求前辟彼舟流未知所屈徒能操切聲韻爭工句字之間一言合律趯然而喜殊不知身世之交性命之故所恃與天壤相斂者何等也揚子謂之雕蟲小技非壯夫所爲而宋儒直比之玩物喪志興言及此慨焉寤嘆古稱三不朽最下立言立言而不本五經六藝之科者又下之下者也自寅逮酉爲時無幾吟成五字七字而日云夕矣今日如是明日復然而髮黑者蒼蒼者白齒堅者動動者落男兒正當強立不數年而化爲鷄皮又不數年而化爲異物究其所成曾不得與江

鮑沈宋比肩可不哀耶頃者西遊莒上晤講學君子志聖人之學選聲而聽循墻而趨洞洞屬屬若置我于濂溪明道伊川考亭之側向來酒酣耳熱呼天搶地之情態至此不覺其恭然都盡況於早作夜思身體力行其有得於先聖先師而變化氣質者又寧直此已乎以弟之駑駘不堪驅策又沉溺於世故震惕于饑寒最初之良十銷折其八九廻思三十年之形骸耳目尙何以偷息人世也甚者謂弟有不肖之心不忘見獵宵中自問不當至此若然果立意較然不欺顧何以得此于人也一兩旬以來頗欲求之六經而智識蹇短聞見淺近夏蟲語候蠹管窺天祇益愚蒙資人談劇誠思吾黨如足下者年最富心最細氣魄最大使登洙泗之堂入濂洛之席上不能至端木仲子下亦不失爲龜山元定釋此時不爲待齒落髮白而後悔之其及圖乎弟以區區之誠冀達左右願足下無惑志於江鮑沈宋覩洙泗濂洛而却走也昔孟子著書篇終謂孔子以來無有乎爾韓退之亦云軻之死不得其傳大

丈夫生天地間撐目視人開口論世當如是矣至如吟安斷鬚奚囊嘔血此與童子鬪鬪何異適足以促齡而毀節耳可勝道哉足下誠能因讀禮之暇考古今之得失輯諸儒之異同勒成一書傳諸不朽以竟令先公未墜之緒顯親揚名莫大於是足下獨無意乎弟譬猶瞽耳足下則相也相導瞽瞍寧能導相幸有以教我

社啓

蓋聞玉蘊璞而山輝秀鍾雙岫珠育蠙而川媚靈孕五溪是以人握隋珠不矜飾積家懷和璧無取銜庭然而鑣鏤鑽貫之日報國恩者惟有文章乘車戴笠之風結心知者獨存聲氣交以神而非黨顧厨俊及頗羞標榜之名道以廣而能周濂維關閩自識朝宗之旨師伯樂之相馬賞駿于驅黃牝牡之外寧有留良學庖丁之解牛奏刀於骨節腠理之餘敢云小枝濯文江而傾藻海共願揚波助瀾揆繡虎而絢雕龍不妨左犄右角化同異於鉛觚出者

奴入者主非所望也銷鋒鏖於壇坫操我戈入我室豈其然乎若謂立德立功必須立言期諸君共圖不朽亦知於宗於門不若於野即吾黨與有榮施云爾

積善寺禪堂緣疏

或曰儒之窮也釋氏救之或曰釋氏盛而儒愈窮二者交非迄未有正夫孔孟不作火於秦駁於漢淆於八朝極於蒙古儒敎果窮非釋氏之所得救董之正韓之辨宋人之詮詰儒敎之未絕亦非釋氏之所得窮然自三末以來或荷錫擔珪名遂身退或行賞萬里雅擅素封或舉事不成塗形毀轍或銜玉不售放廢草間如是者將安歸乎歸於釋氏也余年十餘歲佔畢之暇樂觀內典五年而大喜之又五年而未始有非也自以爲至矣而竊疑之疑夫未究其理而遽善之如入名都觀寶藏金玉羅列玩好滿前動心駭目官止而神行其中之差次未覩也抑未究其理而遽非之如游空谷泛大瀨似人

則以爲疑不似人則以爲怪反顧却步惴恐不及又烏足以拔本塞源滿志而愉快哉至於今鬪殺之當我前者弗適然驚紛麗之當我前者弗色然喜白刃刀鋸之當我前者弗爾然避恍然戒始知我心之非我有也而况我身我身之非我有也而况我身外之物世人知捨心不如捨身知捨身不如捨物於是嗜好移情縱欲喪志寶身而害心多藏厚亡高明鬼瞰寶物而害身去善不見有時而盡矣願世之人共愛其心以守身共愛其身以主物物盡而身存身盡而性存積善不益有時而長矣如是而大善之也可如是而非之也可則以爲之未窮也可則以爲釋之救儒也可乞天下可施之物以養未盡之身以保長存之心及性則端上人之下西弁勤勤爲積善之上方計豈虛也哉

檄立武文

維年月日東海孔子之徒

謹以文檄告松陵立武之祠曰昔者先王以

神道設教故天地山川之神下至於門戶雷電莫不有祀天子公卿大夫士庶皆有等衰其或越制而瀆禮者則有常刑而妖祥鬼物亦不敢露其光影變恠以邀血食而干天誅迄於我先皇述遵無廢乃者天傾地陷解陵岸谷犬羊之跡交於原野而魍魅魍魎乘間抵幘以與百姓雜處斯土而具區之旁玄武之祠於是興使玄武之神果爲魍魅魍魎也夫又何恠若猶得列於經星之位也則或爲薄蝕爲彗孛以告變於上而何暇求食且號之以玄天上帝夫玄者北方之天名也使天果有神如人之帝則亦當推中央之帝以爲主而四方之帝奔走而輔弼如古之方伯乃可而何獨北方之帝獨靈於斯土乎又稱之曰祖師祖師者老氏之徒所以尊其先者也則神當有名氏邑里得老氏之道而升天而爲帝者也夫得老氏之道而升爲帝則老氏必當先爲帝老氏不得爲帝則玄武之不得爲帝可知也若玄武得爲帝則老氏已死而玄武代之也玄武且又當死使各帝其方則玄武且爲老氏之

叛臣而何以不誅今其神之所居非先王之國也所食非先王之祀也而其地則先王之民則先王之民割萬家煙火之壤奪遺黎艱鮮之粒以安且飽夫披緇戴黃之徒而爲冠雲之宮方丈之供神而有知當必惻然於上下風雷雨電以擊之今其廬日闢費日廣而風雷雨電晏然不作是神果無知也是必爲淫昏之鬼所馮依而挾左道以惑衆

討鼠檄

大漢建武元年秋王七月建威將軍兼尙書令管大司農事苗武謹以大義檄告穴處之衆曰蓋聞太陽舒曜魍魎不能以形逃天鉞秉度奸宄何由而幸免乃者司賦不職抱鼓夜驚匪類狝狝堂皇晨警弁星河於燭火藪原野爲逋逃妖孽滔天縱橫匝地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賊臣田處者饜饕成性侵蝕肥躬無蹈冰之智敢效狐綏師竊壤之謀自同兎猾慕府初膺簡命職在除殘猥以遵好生之意上廣慈祥何意騁吞并之圖致煩宵旰特其族類

繁滋宗黨蟠結閹鉅橋之粟狼顧千箱擁天祿之封鯨吞百邑滅裂詩書侵
剝冠冕睚眦之忿屠戮由心昏冥之餘誅夷在口狡獪萬變跋扈多端礪齒
斷毛穎之頭管城無色磨牙嚙楮生之族汗簡虛青自是西林聚憤東府興
嗟奔告幕府隨時檢飭未卽悛改更肆荼毒橫截郊牛之角祀典不光陰銷
武庫之兵鐵腸自鑄所過成瘡痕所到生癩疥猶復包藏禍心竊窺秘藏僞
署發邱睥睨玄宮之寶潛通寢掖憑陵尙御之笥廟貌聽其遷移衣裳由其
顛倒先朝手澤無故敗於匣中舊國宗彝悠然毀之殿下嬉戲則臺閣如狂
詈嘖則鴉鷗互搏腹可滿於飲河而入郇公之厨詫無下箸尾尙慚於續狗
而據漢京之社不畏中薰用是天怒赫斯王綸屢詰幕府總統鷹揚大興義
旅默相機宜不辭艱險乘勢奮發廣致搜拔定遠將軍班彪討逆將軍韓盧
粟姚校尉呂敖廣武司馬文狸及臣子弟刺奸校尉苗虎振威參軍苗俊猊
義勝將軍苗豹等並武烈貔貅氣吞鼯鼯或官居清要世承顧盼之恩或方

面專征累賜尙方之饌憑國寵靈竭玆牙爪務在剪馘兇貪肅清宮禁茹毛飲血吾黨自有同心搗穴窮巢爾輩當無噍類然天道好生大武不殺爾等或抱頭遐竄偷息不毛濡尾潛游畀遺有北幕府或開一面之網窮寇勿追拜三驅之占前禽不誠至如狼子野心非吾族而必異宅幽處隘恃忌器之無投自當喋血階除委骨糞壤神威所至狡逞何辭犄角之勢已成斬艾之功必衆豈特決河津以灌蟻族烈山澤而走麋羣哉檄到如律令

雜記類

浩然堂記

吳子無居安有堂無堂安所得浩然而名之曰是不知吳子不得升吳子之堂不識浩然之所由名也天地大矣吳子生其間亦猶人耳吳子顧囂囂自以爲異於人故人不知吳子吳子自知吳子也自通都大邑以至荒陬僻壤皆得聚廬而托處焉吳子則東西南北之人耳曾不知故鄉之爲安逆旅之

爲苦故人不得吳子之堂而升之吳子固自有堂也浩然者氣也氣以養而後浩然吳子能養氣卽無此堂固浩然也吳子不能養氣卽有堂而顏之固不可謂浩然也吳子之浩然與不能浩然不繫於堂而吳子於無何有之中名之曰堂顏之曰浩然知吳子者莫不知吳子之有是堂也昔年儻某子甲之居有室三楹人升之者曰此吳子之浩然堂也今年儻夫已氏之居亦有室三楹人升之者曰此吳子之浩然堂也明年又將徙矣吳子不知其堂之所寄也吳子無居而有堂無堂而有浩然之名宜爲之記記曰乾爲蓋坤爲輿日月爲燭山川爲圖大聖據席賢豪旁趨階除禮樂墻壁詩書諸子不得窺下陳異端不許陪坐隅是經營於廣莫之野而卜築於靈明之都鬼瞰之無鄉盜攫之無途野火燎原而不灼大浸稽天而不俱方且與天壤相敵而豈在塗茨丹雘之區區是其爲吳子之堂乎旣爲之記復作頌曰東家有堂鄰人宅之至大至剛兩閒塞之椎髻被髮奮筆擊之浮屠方士礪舌斥之於

斯歌哭於斯飲食於斯月旦於斯作息吳子百年之後爲孔子之徒者乃得升其堂而入其室傳之後人永永無斁

重游花山記

烈皇癸未假息花山陰阜涉略春夏每愛茲山幽勝昏曉霾霪杖履無閒時有題咏輒失去以屋裡山易眺覽不甚珍惜既而江燥陵塌吳山黯然不揚予又仇雉堞去恐不遑迨攝提陽和爲鼠子狙幾陷縲綆扶伏入國悲已里之父老競拯予得解是夕望城外諸山蒼然有舊時意心怦怦動厥明偕表伯王翁表叔錢君鐘銘族父某從弟玠貫短棹出金閭層蕘復道轂雷祗雨猶大有人泪雨絕不可闕既出楓橋岸漸闊路漸紆行人疏散囂喧闕歇鳥聲稍稍來山勢就人予口予耳予目予手予足山也乃入支公洗馬澗繫舟列柳下見茶市迤沓挈筐肩籠續續有聲蕭然簌野無吳趨態牽衣登畔問樵得道日明淡風麗宕蒙繖飄飄陟高背下榻從賀九嶺東松撐雲烟浴磴

細路蹇蹇予乃下重巒疊阜共束蓮瓣如碧衣玄鬢鮮婉可人更從石徑南
經大墓楸檜蔚然念靖節感彼泉下語泉肅肅如太息因過寄心菴菴故予
讀書所僧侶雲出迎侶雲棄富剎來憩茲固可語山水者進淪茗煮竹萌沽
白墮醪備午餐予縈視故棲詠處竹木之屬皆添齒脩偉几榻依然惟閣後
小池爲圃失故亭諸澗從他道流殊減雅韻延予輩餐餐已從僧乞杖出門
日初仄景上峰半藍黃目窺心佚不止舍杖捷步幾謬迷田閒野父識予引
出登大路則已在峰背遂入天池未至半里許聞鏗錚者噫嗒者悠揚者如
金如鼓如琴如磬如簧者同游咸驚予曰奈何怯佳響深入草樹顯繡禽攢
鹿駭澗益駛洄洄如震霆路每高松亦連延乃覩所爲天池天池者山中之
淳泉也瀦羣山下下浮木杪泓澈可以鑑予輩臨焉顧影如有塵狀恐山靈
知見斥乃已毛氏玄堂在其上無恙然亦茂馱蒙翳蓋裔絕矣排故寺寺頽
於昔虛無人風辛日楚不可久畱急出往尋山後小路欲達峯頂已築石壘

絕之不得路乃返從石鼓嶺上石鼓者孫恩之亂曾鳴於晉爾後不靈其下多怪石如虎如鬼鬚鬚搏人既上山多暴雨沙石嶮澁屐齒滑不可急上予益奮往兩足浮浮競來趨心遂捷至峯側有巨石廣三四丈許偃臥焉仰視碧落湛湛孤岑倚之如闌左隣具區水與山平亂峯銜髻漁艇浴浴鳧致足適也顧視諸同游兀兀山腰或隱或見良苦鐘銘亦踵登予曰叔差能濟勝炊斗米許三人亦上疲極索索無色予更欲上最高頂諸人以風急上當墮要予下乃下足勢如注攀蘿葛根乃稍定至平處有朱白民書屋精敝憶六載前同七叔父及諸弟坐其中值雲霧不得出迨暝乃還如曠世事因歛歔時日將夕羣岫曖曖墟烟依依有三兩沙彌抱鉢就澗滌滌已揖予輩入方丈諸僧梵聲琅琅供設整瞻朝市改面獨餘此輩生活亦殊樂暝色愈欲合遂辭僧從鳥道出列松接翠行雲停陰因口占追和范石湖花山道中詩有天憐游子不遣陽山化雨語蓋祝之也松徑既盡便見平疇農負鋤豎牽犢

指廬嘯咏以歸予視此不啻仙凡日竟入雲開星陳微月首途表伯與予叔及弟歸舟中宿鐘銘及予興未已乃分手三人南二人北遂從賀九嶺入伏龍山徑瀨迂回濛濛濺濺宿鳥刷羽驚鱗起擲虯子啐啐迎人山中人啟門視予兩人見衣冠甚飭知游者乃曰此六年前寄心諸狂奴故態也何更來此鐘銘顧予竊笑卒抵寄心菴宿月落參橫四山空靜侶雲更趨童起治餐坐談往事低徊久之悲不能解重以詩釋之乃寢時立夏前五日也以游晚不獲徧歷諸勝云

舟行紀異

歲癸巳改寅三日庚午小雨四日甚雨明日霽有疾風不可出又明日風止乃步至家叔父寓所適潘子冰茹艤舟將發予因附之以歸巖溪晉謁諸族父兄既竣卽附其舟過烏戍是日也風和晝煖天如新沐作蔚藍色中道忽聞兩岸笑語聲甚歡訊之則曰汝試舉首則見東南隅有黑氣三大如席冉

冉上升離地可三丈許便露頭尾如俗所畫龍空中旋舞或上或下或大或小或舒或卷倏忽變幻不可名狀漸入天際合爲一長可五六尺已而又復下旋舞如初炊斗米許愈下遠望及地而滅時同舟者爲潘子芑葦冰茹操舟者爲潘僕陳某舊僕沈某芑葦予曰此何祥也予應之曰山川雜亂之氣爲氛如龍如虎如鼠如蓋如席厥咎民癘歲災其下兵起古之雜占有之但其旋舞變態古無明徵請書之以俟博聞強識者

記牛言

辛丑冬十月牛言於震澤徐氏如曰主人災傭者怪而鞭之牛罵曰傭奴若與我命皆盡今日何鞭我旁二牛應之曰卽爾可奈何牛先言者曰爾無恐獨鞭我者與我偕死耳遂與若長別命也傭者棄鞭走告主人人大驚或曰何不殺牛厭之主人從之於是殺牛先言者牛曰我固知之然殺我何益祝融不汝赦也牛已死將剝其皮室卑暗舉火燭之火至遂延於屋烈然四

達而備既報主人則倦而寢火且及其兄呼之不應抱起之奮身投火中遂死徐氏之廬燼而餘牛皆突出無恙左傳石言於晉師曠曰石不能言有憑之而言徐氏之牛有憑之者也五行志曰心思之不睿是謂不聖時則有牛禍解者曰睿寬也方今之世蹙蹙靡騁寧第不寬牛言不亦宜乎或曰徐氏災足以應之否曰若是則石言不當紀於傳而牛禍不足志也

傳狀類

石璞傳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永樂中以鄉貢入太學拜御史宣德中選江西按察使正統初坐失囚被逮降副使璞剛褊有治才爲按察時民家有娶婦者壻先歸婦後失之婦翁訟壻殺女不勝榜自誣棄屍前塘中官使求尸果得之獄成璞獨心疑之彼新婚殺何深怨至是出囚問曰信乎囚頓首曰願死數問皆然璞齋沐祝曰死獄重事也明神其尙啟我夜夢神書麥字與之覺而占曰兩人夾一人也遲明械囚待刑有童子外矚執而詰之道士之弟子也璞曰師遣爾來偵囚耶童子大駭具言狀果二道士與婦通見匿之麥叢江西人大神之擢山西布政其妻與諸僚妻讌歸而慍曰諸夫子亦爲官耳而夫子長之彼其內舍多鈿金珠被綺采妾裙釵乃不稱使人慙于夫子璞曰請問夫人安坐曰坐席端曰吾素不溫飽妻子故夫人得坐端彼以金珠綺采

被服其內舍者吾知其內舍坐夫人坐亡日矣已進工部尙書塞決河平處州盜皆以命璞景泰初也先寇獨石命兼大理卿往督宣大軍務忠勤善謀邊人信焉進太子太保兵部尙書湖廣苗叛又命璞往璞以計得嚮導奸民檻送京師苗平還治部事天順元年致仕居三年英宗謂李賢曰石璞純臣也聞其尙健顧甚貧爲我召之既至青袍素帶以入上曰賜爾緋玉而敝乎璞頓首謝臣孤忠無援陛下無故召臣臣懼無狀故不敢服而見陛下上悅是時璞微曠命爲南左都御史成化元年致仕歸歸無第室假居官署其後卜築於城西綠平村作屋三楹卑閣殆不可處買田百畝而已安陽人有爲典史歸璞過其家典史張其盛璞問典史宦幾年矣曰未一考胡歸乎曰惡民見訟璞曰令我聽爾訟爾得歸乎卽拂衣去

江浩傳

江浩字道闇錢塘人也江氏于錢塘世爲著姓曾大父大父皆官于朝浩少

有異質讀書爲文章好奇偉倣儻之言不肯希世苟取富貴弱冠聲起諸生間藉甚人以仕宦期之非其志也以故試輒不售人皆爲之扼腕而浩夷然不以介意當熹毅問浩知天下將亂留心世務爲書萬言將走獻闕下既而曰吾安用是以賈進也遂弗獻中年更持高節任俠使氣樂從屠釣遊其于薦紳先生輒凌轢之出其上然以才行超卓不輕去就故多畏服焉既而天下果亂京師陷浩聞之則大驚爲位于庭北面稽首而哭晝夜不絕聲者數日兩目盡腫人皆以爲狂遂棄諸生業多遊山中謀終老計既而南都復陷兵且及杭浩于是奔走號呼往謁潞王晝守禦策而王異懦無固志浩知言不用歸而入家廟中再拜慟哭曰浩自是不得爲江氏子矣遂去不復顧舊有別業在黃山携一僕往居之削髮爲僧更名智宏字曰夢破自爲說其辭哀焉日誦釋氏言絕口不及戶外事然未嘗戒酒酒酣輒奔往黃山絕頂呼天問之因舉聲長號響振林谷山中禽獸聞之廻翔躑躅悲不能止其僕欲

求之不得其處循聲跡之輒得待其哭已乃返不敢強也以故晝出抵暮暮出抵曉率以爲常其古文歌詩益進然脫稿輒棄去不少惜江東義師方集時有游兵入山以浩武林大姓家必富械浩去索其資浩曰吾在山瓢笠之外無餘物義又不可入城取物餉若惟若死生之主帥問其名禮而釋之浩還山狂如故江東敗其哭愈哀山中人且笑且憐之有女許烏程沈松子某未嫁松從江東歸畏禍匿不敢出有傳松父子死者或以告浩浩曰我出門時知我女爲沈氏婦不知其他女年已長又莫知沈氏之處客有廉得松問者欲贖錢爲松子娶祖伺甚急女在城不得出浩居山中四年晨夕遊息哀至輒歌歌已輒哭于己丑之秋忽怡然謂人曰天下如是我哭無益也殆將死乎人大驚則日期在某日至期沐浴整僧服危坐而逝死之頃勃勃有氣出軒牖間如蒸雲目光炯然三日就斂猶不瞑遺言謂不得歸葬先塋曰我辱祖宗且恐負往日廟門一慟也子弟奔赴者遵其志葬于黃山之旁嗚呼

浩亦奇士矣哉余友歸安沈士毅以登與浩善爲余言大畧如此
逸史氏曰義之激人甚矣哉夷齊槁山屈原沉湘以浩準之誠不足怪丈夫
生不逢辰計無復之奔走號哭以至于死有足悲者若浩者可謂立志皎然
始終不欺者乎

刊

行

哀祭類

祭金長公文

嗚呼吾人壽夭之數其可知耶其果不可知耶意者天之藉此宜壽而夭宜天而壽者以愚人耶抑豈莊生所謂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天亦不能自主耶又豈夫天之甚憎斯世而巧奪其善人耶不然天亦甚愛其才而不肯久棄之下土耶世之言曰貌豐者壽神王者壽氣靜者壽德醇者壽將數者之理信於古不可信於今徵於常不可徵於變耶抑夫顏子淵賈長沙李長吉之倫皆不得享大年豈人之理適與天之數相反耶吾黨之得交於長公者有年矣視其貌盎然而豐察其神充然而王覘其氣窈然而靜放其德粹然而醇知與不知皆曰壽理已具而今竟無一可據耶方夫抵掌歌笑酒酣耳熱側巾揜袖上下古今區處天下事如在眉睫今竟不獲一言而奄然舍我去耶數年以來戎馬驚其心奔走勞其形滄桑陵谷之感動其見聞於是吾黨

之士顏童者蒼髮鬢者班爲升爲沉爲存爲沒至有不相聞問者自非采苓茹芝遺世獨立又安能守常算保故我久視於人間耶雖以長公之豐且王靜且醇者亦不能無概於中以傷生耶抑亦壽夭之數固有不可知者耶我知長公方且騎箕尾塙埃風翻然翱翔於帝鄉下視吾黨之營營食息曾不得高枕而臥者可不爲大哀耶抑亦冥冥之中見我同人之匍匐再拜揮涕陳辭依依宿昔之好俯几筵而至止耶嗚呼哀哉尙饗

祭鈕德卿文

維屠維大淵獻歲秋九月徵君德卿先生以壽考終於東吉里之隱居凡吾黨之士得交於先生長公孫汝者驚相傳告曰少微隕矣其里之人無問旌倪婦女咸潛然隕涕曰今而後未知得復見如若人者否嗚呼古所謂鄉先生生而鄉國宗之歿而祭於社者固不論有位無位也先生其不死矣吾黨既辱與蓀汝交有登堂之誼醜白墮蒸豚蹄而奔哭之菊英甫薦塲穀初登

鷄鳴桑巖犬嗥籬落先生之杖履行吟風流如昨而今乃不得復見先生耶
吾黨自喪亂來往往不逮養卽逮養又輒中道捐棄抱痛終天嘗登先生之
堂見先生龐眉皓首着古衣冠蓀汝從旁捧觴布席慨然慕之未知當時四
皓龐公諸隱君子有是樂否已乃竊自悲終爲鮮民願得時時從函丈望先
生顏色爲後輩典型而今已矣嗚呼哀哉先生少而儒壯而隱於市晚而復
其所凡其所位置設施兼有彭澤元卿家風釀澆爲醇挽雕爲樸而蓀汝能
承其志以色養琴書竹木之間盎然有天倪焉吾黨以是賀先生之有賢子
而亦私妬蓀汝之得天獨厚年踰四十而猶爲稚子戲嬉也今已矣吾黨有
能文者必且爲先生立傳附逸民後古有云不敢輕譽人懼其溢美也今於
先生當有無愧者耶吾黨當與蓀汝共砥末路保初服以報先生於九原先
生其有亦陰相之哉嗚呼哀哉尙饗

祭鈕德卿文代

嗚呼先生兮世之完人內美紛降兮脩能載勤無位而貴兮入澆而醇道喪
千載兮而獨返其真飲和銷吝兮曾不可踈親余雖欲罄先生之平生兮非
寸管之能陳余家距先生兮不遠伊邇世爲婚媾兮朱陳是以余早失怙兮
而先生是恃其誨予也如師兮其掖予也如弟迨予壯齡而操觚兮得雁行
乎先生之子申宿好以成言兮收弱息而不鄙先生之盛年兮糠粃功名志
存開濟兮而塵網不嬰世攸攸而莫我知兮秉高節以自貞嗟滄溟之揚塵
兮孰停車以結軫呼嗣君使來前兮吾將與汝乎偕隱關三徑以娛清輝兮
蒔衆芳而紆勝引光風轉蕙兮高秋菊黃白墮釀熟兮葦鱸就烹二仲時來
兮長歌慨慷子能屬和兮孫能捧觴先生顧樂兮不頹以唐謂先生之頤養
兮非算所量曷不憇遺一老兮以式予鄉少微忽隕兮南極無芒猿鶴悽怨
兮草木悲涼更有痛於余衷兮感寔切乎兒女子雖不足當門楣兮視先
生則猶大父既就嗣君之甄陶兮又沐先生之噢咻飢凍在懷兮晨夕勞苦

不率是迪兮負劒夔語周旋履杖兮童心漸去追念大德兮涕零如雨顧瞻
几筵兮神其相汝嗚呼哀哉尙饗

祭吳愼先文代

予欲操文以哭君者屢矣每一念及悲來填膺不自知其筆之墮也君赴玉
樓之召去今不過二十許日其聲音在余耳其容貌在予目其文章行誼在
予心然而予不能述也情深者難爲言哀至者難爲文古人眞不予欺也方
君少年時樹幟文壇與名流角勝藉藉聞吳越間則長卿子雲之亞也洎乎
神州陸沉南國鼎沸投袂而起如不欲生度肉食鳥集之衆胥不足與共事
獨居深念所籌畫皆出人意表使得自奮於時則士行越石之流也不得已
而返吾初服埋光剗彩發上世之賜書修林園之逸事嚴君爲師昆弟爲友
窺其牖登其堂者洋洋盈耳彭澤東籬元卿三徑方之於今未必過也於是
往來於君之家者率多高冠長佩之屬論史談玄經日夕不厭而君灑白墮

擊溪鮮而薦之文舉之杯不空蓋公之井有轄矣至其一言投契千金敝屣
傾家貸客借軀急難雖遭顛沛瀕窳窮而君怡然不以搜慮殆又伯鸞伯通
合為一人者矣嗚呼哀哉家本華胄無貴介之習產逾中人無十金之遺二
豎作威少微遂黯畏壘之尸祝徒殷翠屏之悵望空切將斯道之不幸豈直
吾人之寡黨已哉况以某之蹇駑謬承驅策重托葭莩兒女之情尤憎嗚咽
意氣之感不替幽明樽酒豚蹄予誠斯在靈輻不遠君其鑒諸嗚呼哀哉尚
饗

祭葉母吳孺人文

吾黨與桓奏交二十年所莫不多其制行之高事母之孝與昆弟之睦待嫺
戚之厚而交友之敬也則吳孺人寔成之孺人出自名閥來歸於葉值桓奏
君甫遊黌名譽鵠起已遭鼎革桓奏賦考槃之章而孺人欣然色喜曰吾得
比於陸通梁鴻婦矣以故桓奏高孺人入門翁立山先生已捐館獨事其姑

沈太孺人太孺人治家嚴勞苦不懈孺人趨前請代太孺人授之政無不治辦中外井井桓奏得以詠讀之暇爲兒嬉太孺人前以故桓奏孝桓奏兄弟三人皆異母立山先生歿或間之幾隙矣而孺人進曰閱牆禦侮夫子讀詩而未之聞耶桓奏感泣爲兄弟言毋忘先大人以快讒慝者之口遂爲兄弟如初以故稱桓奏曰睦桓奏謹重不侵然諾喜周人之急於嫺黨尤甚有時不給孺人輒脫簪珥質佐之嫺黨之視桓奏如外府然以故稱桓奏曰厚桓奏旣棄舉子業所交皆困頓窮愁之士酒酣耳熱指天畫地曼聲長歌所在輒留連日夕澗內目曰狂士桓奏顧好之交歡無間時周其貧乏恤死扶喪不暇而孺人顧謂其諸子曰若翁所交皆天下士也以故桓奏以善交聞於吳中吳中之士多桓奏者莫不多桓奏之有賢婦也今孺人一旦奄逝姑夫人在堂弱子幼女在側則桓奏之悲可知已吾黨與桓奏善者當助之悲莊生倚門之歌遯天倍情不足效也嗚呼哀哉尙饗

葉桓奏先生亦驚隱社中翹楚也林案

祭秦孺人文

嗚呼哀哉楚聘不辱無假萊詞通門賁帛深轍見疑德耀佐春東游發噫鹿
門躬耕彼饁此蓄羨古人之得嘉耦而安能不爲力田也悲孺人之歸盈門
爛然舍其文綺以朴爲妍大布短袂操作而前登堂滫髓不吳不僇以故力
田之孝也傳小叔小姑惟邱嫂是恃誨則若師撫則似子補綴箴衽分共讓
旨人無間言其風美美以故力田之悌也畸力田好交東南所會風雨暄寒
穀接軫萃咄嗟豆觴德飽心醉白飯青藜質襦鬻髻以故擔儲時馨而嘉賓
益至力田著書窮年累月董子之園不窺公儀之葵自拔萬卷連床蒿簪嘗
脫金石同讎清歌互答以故交謗無聲而千秋垂業嗚呼哀哉孺人往矣彤
管所編何者足齒彼其委怛化於兩忘而以戚爲狂豈良夜棄室而力田可
托乎蒙莊有缶不擊相對淒涼彼其謂逝者之德靚而以溺爲病尙閑情有

則而力田夙訊夫苟令夏日冬宵神傷短咏嗚呼哀哉孺人有子丸熊遺教
孺人有女大家能傲梁父停吟淮陰罷釣夜臺增輝紫泥來告慰吾榮陽賦
亡共悼嗚呼哀哉尙饗

祭秦孺人文

歲在己亥時惟孟秋一葉初落蛩蛩嗚漸悲感安仁之悼亡嗟良友之失偶乃
牽溪毛酌玄酒操文買艇冒鋒鏑溯湖往致奠於老親母潘嫂秦孺人之
靈曰嗚呼自陵谷來予謂世人幾無倫矣鍾情者獨有伉儷耳吾黨大聲疾
呼持弱絲而引千鈞欲一矯世人所爲然卒不可存四而去一况乎艱險之
周旋貧賤之慰勞一旦死生契闊中道捐棄未免有情誰能堪此予甫髻而
得交力田力田少予二齡與予同歲受室予之婦亦少力田二齡予家尤貧
於力田予婦亦貧家女井臼洗滌其分固然而嫂出自富家五兩赫奕來婦
力田亡何悉斥去故時裝布衣操作而前其勤敏孝恭皆數倍予婦兩家嫗

媪往來能得其詳予竊嘆力田之不事生產而餅壘無恥得以得母之餘豆觴嗟咄賴有賢嫂也力田性好書書賈有人間未見本輒昂其價走力田力田必欲得書輒斥善田買之嫂聞未嘗有慍色力田又好遊每出門或連月累日不歸所持橐中裝往往質嫂嫁時簪珥費盡而返嫂輒迎勞得佳書否晤良友否餘一切不問力田尤好客又不能宿戒具嫂陰儲之以待客至熟而薦之輒出力田望外力田以爲常亦不問所從來以故力田產日益落積書日益多遊日益廣客來日益衆文章誼浸浸滿天下而嫂亦倦飭且病嫂雖病猶強起爲力田遊治裝客治餐未嘗言病力田亦浸忘之而嫂竟以善病逝矣嗚呼以嫂之賢而天不肯少遼緩數歲之期以佐力田之書成而俾之有內顧之憂也力田有三子二女皆嫂所出大者十餘歲小者未周呱呱而泣環遶力田膝下人非木石能不悲乎力田春秋方富勢不能不更娶未知能如嫂之賢與否卽能如嫂之賢晦明風雨回首曩時裹足窮鄉機杼

呀唔相聞慮無不爲塵鞅中人所嗤笑其周旋慰勞者獨有一婦又舍而去力田應有對食廢箸對書廢吟吾輩雖矯爲澹忘之說寧獨非遜天倍情乎且三五年間吾黨夢魘而未醒魂撓而未寧目眇眇而疑盲曾不知昏曉今且天池北徙鷓首東飛雷霆電掣若振吾黨而呼之覺而嫂獨以盛年早世與力田共患難而不得與共安樂嗟乎力田之長子嘗聘予之長女子女雖亡力田之子則猶吾婿也予爲力田悲則尤爲予婿悲已嗚呼哀哉

蔓林按秦孺人既卒而力田先生乃復娶沈孺人爲繼妻旋遭史禍先生就戮杭桓而沈孺人遂以節烈著烏虜是可傷也已 沈孺人者中書君晦先生女公子也林又識

祭秦淑人文代

粵稽古賢艷稱德偶節高鴻妻眼巨珪母百世良師夫子畏友惟秦淑人婉美不朽淑人小姑僕之家婦時聞兒言贊述縷縷出自素封阿堵弗有棄彼

綺羅而操井臼移母事姑移父事舅唯恭與勤有譽無咎夫子盛年經綸自
負淑人勸之白知黑守慘淡經營非徒隨滌壯圖未遂忽遘陽九夫子曰嘻
吾尋耕耦有讀其左有杼其右有犁其前有饁其後室富鄰籤門栽陶柳連
甍對居視如埃垢結駟飈馳陋此窶數二仲時來咄嗟斗酒秋風羞蓴春雨
翦韭白飯青芻既潔且厚世欽夫子不脛而走淑人歆然懼爲名誘昏曉致
辭願君大受柏蓋亭亭寧植培塿壁光燁燁寧寶敝帚夫子曰然予固弗狃
夫子激烈淑人柔揉夫子咨嗟淑人徐剖淑人有男趨庭佐料淑人有女婉
婉迪牖僕聞斯德宜達軒翰朦朦彼蒼乃靳其壽溘焉上征或信或否哀哀
五孤保抱誰手夫子神傷肯鼓莊缶僕忝葭葦聊薦芹菲淑人之德曾不能
口嗚呼哀哉尙饗

詞賦類

月下梅花賦并序

吳子旅鶯湖之濱時當春仲小雨連延兀居悲嘆至十五夜雨乍歇月光皎然當窗起視戶外已可着足因散步庭中有梅花數株經雨未落月映之溶溶然致足喜也因推而賦之

慨旅人之萍寄雖在春而似秋况震霖之當候若助予以牢愁攪孤吟而不已擁群書以坐憂無何踈雨晚停東軒夕煥蟾彩遙臨星輝載爛乍啓窓而若疑類宿醒之初散起翔步於庭隅忽懷人于天半顧見墻陰梅花未脫瘦影逾清微香稍發若含睇以迎人復正容而悟物遭摧挫而方舒喜得當夫皓月爾乃輕烟未卷淡暈猶圍金波漱澀素質低迷乍枝傾而猷舞忽葢滴而爭啼似尹奇之見逐履晨霜而自悲含情莫訴俯首興思至夫玉砌承陰蒼苔墮影參錯澄波縱橫金井骨亭亭而匪柔態冷冷而能靚譬雪遠乎袁

廬方偃臥而未醒貌癯神王幽馨作並乃有浮雲蔭映薄霧氤氳有掩抑而生慕或慘憺而流顰辟若靈均放逐憔悴江濱抱孤貞以獨出蒙物垢而愁人洵浩浩之可恃豈汶汶之能塵少焉桂魄重輪珠輝愈潤垂四炤之奇光發空庭之逸韻復若彭澤之歸來折腰無恨松菊欣其得明猿鶴迎而解慍大節可對於三光小疵何能以一瞬況有微風搖蕩弱致翩躚上下一色俯仰增妍譬李生之小醉或搔首而問天蓋豐神之散朗寧慚稱乎謫仙至夫午夜烏啼終宵鶴守影與影而同憐物與物而爲偶彼孤山之天倪諒貞心之可久撫修幹以徘徊並玉盤而三友苟此族其繁滋何處士之無後彼夫何郎傅粉而容皙韓壽竊玉而香聞綠珠墜樓而陷主通德擁髻而傾君飛燕貽羞於掌舞卓氏敗節於犢禪何冰心玉質之莫擬而淫夫冶女之紛紜

歸鶴賦并序

東澥周子宗彙舉事不集間關嶺粵人莫測其生死家亦頽敗居恒頗經營園林之好且愛鶴周子去後鶴亦遭掠失三載矣忽一日復歸故園悲鳴躑躅遂止不復去澥濱之士咸嗟異之寵以詩賦余不揆鄙簡輒遙和焉其辭曰

伊陽鳥之異稟資金火之淳精昭名氏於曠誌相變化於嵩經初伐毛以薄漢終別髓而飛昇固挺奇於凡羽恒戾止乎天庭驂仙遊之良馭歷千載而定形朝翱翔於崑閬夕飲啄於蓬瀛賓遠道其如塊忽虞羅之見攫承主人之嘉惠遂託命於軒楹乃有會稽周子高蹈東澥戢翼未揚壯節斯在封千畝以自娛廓幽岩而謀塏溶澹波之淪漣纒崇石之崔嵬於是草木豐美谿谷杳深狡兔馴擾纖鱗浮沉接松篁之貞操流嚶囀之清音顧他族而不適竊孚志於斯禽斯禽也凋尾修足豐毛疎肉旣鳴臯而遠聞旋負雲而歸宿或頡頏於階除或吐納於林麓繞北榻而銜書步廣庭而瞬目感好和於在

陰含神靈於內蓄時踰踰而雄軒有脩脩而雌伏依良友之清狂匪徒耽其
鞠育夫何桑洲改面代騎嘶驕臬鷗縱而南徙鸚鵡入而東巢隕鳳翮於大
漠泣百鳥於榆臯主人乃罷歌舞散媵侍蕙帳煙空孤踪萍寄問桴遊而不
還下巫招兮無地未歸遼左之魂空想華亭之唳溪壑悽其帶愴桐桂鬱而
就替侶啼猿兮宵哀溯停雲兮曉恚始人往而物存終遭罟而見繼自是崎
嶇萬里轉側天涯寒暑載謝鳴舞安施遠復遠兮河曲去復去兮山嶠咽殘
粒而不下臨迴風而訴悲忽伺間而脫檻遂奮翼而長辭遵舊廬而漸羽識
廢館而棲遲爾乃惆悵空堂徬徨故園寒花不芳淒飈歛發嚴霜乍零氛昏
暫歇蓬根轉而上天涼沙振而蔽月塵蒙琴以無聲光澁劍其誰拔聆翔雁
之啁啾動韻篁之疎越於是攬身天半矯翮雲間或將興而中止或早出而
暮還顧凋儀之寡色頓修趾而摧顏迹凌亂於岫側影交橫於渚灣每驚思
而色沮忽凝睇而泪潛乃更延頸長鳴刷翎舒嘯天慘慘而雲垂樹騷騷而

雀噪哀響落乎九天悽聲震夫萬竅望美人兮不來景深恩而獨弔於是放
臣展轉寡婦踟躕見形者嗚咽聽音者歔歔彼臣主之景應豈人鳥之相於
貪微甘而受餌懷近利而改圖獨微族之峻潔貞所守而不踰豈他邦之無
粟終有懷於故都期九死而弗貳敢背德於在初哀今人兮節掃喟斯鳥兮
形愚至夫化羽南征就雌東宅傾發機於吳市敗乘軒於滎澤告堯歲之奇
寒照崆峒之佳色御珠酬惠於噲家投玉報恩於禧宅烏程拔氅而護鷄榮
陽隕配而哀集蘇耽畫字於屋隅曼倩鼓翅於漢室舞態賦於鮑昭嘉祥歌
於太液雖神化之多方豈足方斯禽之萬一哉

思舊賦并序

余弱冠後卽遭國故初自放於詩酒既乃一意編摩得從四方諸君子遊十
六七載於斯矣巳午以來風流雲散零落漸多若同邑謝南兩周吳珂匡廬
長洲陳三島鶴客山陰朱士稚朗詣及家叔父北窓南村兩先生

北窗諱宗
南村諱宗

漢雖狂狷異趣而志尙並遠率以幽憂致疾折其天年南善飲而豪酒酣輒曼聲長歌歌已輒哭珂詩才敏妙不修小節三島以好義破家其古文辭特雋上士稚名家子負門地高自標置而沉摯之性尤篤故人北窓先生飲量可次謝南其豪不如然好友慕善常恐不及南村先生忠孝愷悌樂道君子也嗟九京之不作悵隣笛之已悲追述舊遊感何能已乃爲賦之

嗟予命之薄祐兮邁九六之奇屯國既亡而家破兮託放浪以全身幸吳越之秀髦兮能抗志於古人誓九死以弗移兮植大節之嶙峋寄深情於毫素兮縱漁獵乎典墳或裹足於窮崖兮或行吟乎水濱嗟歌泣之無路兮假壺觴以爲親洵媿修之有合兮况文章之有神春秋固多暇日兮每逍遙以撰辰放甫里之翔步兮搜其區之隱淪發峒嶮之奇字兮揖茂苑之嘉賓乃有笠澤謝南放曠之士縱酒高歌拔劍擊几搔首問天悲不可止彼心跡之雙寘兮豈氣翳之能滓入茗山而終畝兮遂見欺於婦稚果荷插之可埋兮竟

一瞑而不視吳生中歲才敏氣雄間關戎伍冀立微功豺狼在邑湖漈途窮
從酒人以自污兮佳句落而如風非尺幅之可羈兮肯宛頸於樊籠旋飲恨
以沒齒兮嗟妻子之飄蓬落落陳生伯通之亞罵賊市中結客廡下傾家不
辭捐軀非假哀投筆之計非兮勢何異乎崩瓦家人尙不我諒兮呼行道而
徒啞幸高文之不沒兮庶以俟乎來者越州朱子相國文孫揮霍自喜不藉
清門亦文亦史落落軒軒事再舉而不集兮仇幾報而尙存視友生其若命
兮在險患而彌敦每周流以求索兮忽揮手而辭氛至如衰門零落獨存四
皓家叔父東里北窻南村
西山時稱莊谿四皓惟我從父觴詠是好高臥北窓聊以寄傲把陶公
之籬菊兮歛幼安之皂帽恒雞黍以款洽兮識素交之有道二豎條其見殃
兮何我家之無造南村夫子我父我師操踰冰雪道薄委蛇循循誘人和以
天倪同黨消其鄙吝兮異類懷而慕思髮膚旣已無玷兮乃全受而歸之何
天道之茫昧兮伯道死而無兒哀此數賢之不永兮時忽忽乎吾將暮河清

固知其難俟兮吾寧能改乎此度偷餘息於草莽兮恐謠詠之善妬蘭蕙漸以蕪謝兮枳棘森而充路期大業於千載兮任褒誅於韋布道既遠而行孤兮招邛須而莫助感淒風之襲裾兮啼螿咽而依戶笛寥亮以感觴兮悲逝者之不作叶乃銜涕以揮毫兮續向生而命賦天宵宵而徒高兮余安能識其故

廣恨賦

試陟崇臺邱林秋晚泉室晨開百年歸化穹冥難回於是僕本志士瞻焉心裂弔古遺恨獨悲賢哲至於墨胎二子家國常違黃農已沒澣浹無依狡童晏出元子東歸扣馬踽踽竄身林莽方表少華以爲殷食蕨薇而抗武一旦神徂空悲山雨若乃豫生國士謀報荀瑤吞炭聲啞塗漆形凋故妻逢之而目眩良友持之而泪飄廁中心動橋下馬驕擊衣三躍慷慨無聊假若廉里懸車儉德避祿閨位播氛三靈斷卜漢恩未酬新書日趣八旬不考二七絕

穀膏焚薰銷老父來哭若夫代王失國夫人不還酒闌夏屋旗靡鴈關隣邦
援絕諸臣力孱呼天莫答依弟無顏登磨笄兮浩嘆終碎玉兮青山至如下
邳受命彭澤歸來春門柳翳秋籬菊開周劉屢造車馬都回年年甲子篇篇
酒杯永辭逆旅操文自哀及夫越石飲血登壇激發樓吟夜笳騎散曉月同
仇見猜身拘幽窟御丹誠於九京歸靈爽於百粵或有逋臣遜野義士投荒
隴山一劍滄澗孤航此人惟見嚴風急雪灑涕霑裳莫不拊膺衝髮宵冥摧
傷若乃佐乾符樹偉伐雲霄賜第麒麟表碣亦復山頽木萎烟沙掩骨已矣
哉周曆盡矣秦火揚秦火熄兮漢璽傷黃蛇斷兮白馬蹶朱輪促兮青簡長
苟名存而志鬱莫不抱恨於無疆

鷗賦并序

三秋徂謝旅居寡歡庭無蔣徑之榮戶有朔筵之警每一念及潛焉出涕偶
遊西郊見遠峯明秀平水漣漪有鷗鳥一群涵泳甚適顧而樂之乃爲之賦

以自廣云

伊水鳥之閒適兮托委蛻於江湖蒙天水之浩蕩兮長馴風而狎波秉物外之素心兮樂沮溺以爲徒何條籠之足御兮豈軒楹之可呼爾其河紋自漣晨曦初澆微颺乍迴孤雲直上亂明沙而鼓翼雜墮霞而輕颺或側目而意舒更沂流而神王至其蘆汀緒景漁棹歸謳山銜半壁星定長流林羽悲鳴而願息澤毛躑躅而思休顧生長於洲渚獨宛頸而無求若乃長風慄怒駭浪崩奔林梢莽殺日黯星吞潛鱗爲之戰栗檣鸞與之翩翻乘高濤而出入觸峻瀨而無喧蓋養氣於豫定故在險而能安至夫海客忘機釣徒尋侶且下浮涯昏徙淺浦近浩歌而似聞候前橈而欲舞娛山水之清輝樂斯人之吾與目相視而無心識同閒而形阻或有幽人遐舉築舍溪臯森峰羅列曲水周遭座無挾彈之客文稱不點之豪水檻平而欲入斜闌俯而可要乍前飛而終却或攢翮而若逃匪同乞憐於惠養豈在遠逝以鳴高若夫毛羽葦

漣而無光兮曾不足以儀廷也肌骸陋弱而無幾兮又何當乎鼎烹也輪翠
驚兮過前而勿問也窮繡錯兮在側而勿驚也畏翻飛之逢繳兮何垂天之
可矜疾啁啾之猷佞兮噉反舌之流聲雖殊俗之可偶兮在醜夷而不爭苟
充腹其已足兮稻粱侈而傷生彼夫都邑之嗟峨兮曾不可以戾止湟池之
潺湲兮恐逐羶之所喜弗效服而入室兮致高人之隕涕彼鴛鴦之飲啄兮
固聯班而爲美豈富貴之可懷兮又奚榮於朝市感斯鳥之有遠識兮願相
從於沼沚

秋聲賦并序

吳子作客湖上載歷三序游子易感秋聲最悲因讀歐陽之賦繹其辭旨例
騷則調緩當賦則氣散固文運之盛衰亦作者之趨尙也不揆簡陋因廣其
意率爾賦之

伊吹萬之不同兮竊獨感此秋聲日奄奄以入谷兮月爛爛以當楹百族黯

其不揚兮天寥寂而逾明隨始波之急疾兮雜微颺之淒清於是征夫夜起
寡婦魂驚木葉已脫白露方盈倚軒楹以四顧心鬱伊而不平試傾耳以側
聽兮忽疑近而若遠或颺颺以來襲兮或噲噲而不返初嘹唳以掩抑兮漸
激昂而悽惋排宕不限於重扃兮徘徊若依乎空館入長林而呼號兮被豐
草而慘淡悵茲聲之可哀兮歲忽忽其將晚若乃忠臣去國志士辭家心懷
往路身滯天涯對銀缸而有淚拊髀肉而生嗟風蕭條其應律霜凜冽而增
華振樹間之奇響兮感歷下之鳴騶山川既已脩阻兮九關遠而並遮聞鷓
鷄之鼓翼兮僕夫起而欲譁忽增欷以累嘆兮冒晨寒而就車至夫仗策從
戎忘身報寵繡甲寒披雕戈臥擁戍鼓嚴而自咽悲笳切而互動燒逾胡塞
之山月上漢營之隴散林隰而啾啾兮拂旌旆而洶洶恥未雪而憤盈兮仇
將報而血湧奴僕寧不足以樹勳兮王侯豈其有種淚霑霑以不収兮耿長
劍而賈勇況有草間偷活故國難歸江山猶是人民半非天曠朗以路絕星

黯黝而無輝泣哀蟬之辭樹羨陽鳥之南飛彼秋氣其已悲兮凜肅殺之餘
威摧蒲柳之弱質兮隕籜卷而無依修名曾無藉以立兮壯心又不可以違
彼油油其皆周粟兮尙興懷乎採薇至如托跡漁樵埋名稼圃息耒東臯援
琴北戶蟋蟀寒而自入啼螿紛其如訴恨良夜之偏永每垂頭而有慕景太
上之無我兮欲達觀而未裕識歲序之必適兮聽秋聲之遙度用貫鬪而就
席兮爰析醒而起痼苟死生之一視兮遭零落其何懼撫叢菊以盤桓兮放
幽情於末路如昔賢之可作兮願簪穎而同賦亂曰天降寒暑紛迴薄兮素
商諸管淒風托兮草木茂飢就槁落兮離披錯互動寥廓兮星迴斗轉杳難
度兮天地一指何今昨兮榮悴有常寧改樂兮秋聲中人不爲虐兮

九日登高賦

哀歲運之徂謝兮時不可以淹留物背華以向實兮氣就歛而行休微霜淒
其被徑兮撻百族之若仇於是房辰初集神倉始收寒彌修渚爽接曾邱樹

脫葉以成雨聲灑戶而鳴愁伊陽九之遘厄假高會以消憂誌日月之並應
肇令序於嘉遊乃命短策陟高岑嵐光迤發勝友遙臨憑巖豈以極目俯鬱
蟠而舒襟黍離離其漸野檝肅肅以燒林感豐鐘之應響兮振疾波之淡心
望故鄉之壘壘兮悲攻中而孰禁爾乃述靈玄圃考跡齊諸長房識早桓景
仙回委鷄犬而代死繫絳囊而避災良辰不再填壑誰哀至夫江州息駕龍
山憑弔雲飛幕府之英風墮參軍之帽乍援筆而獻訊忽揮翰而答誚佚事
千秋高文並妙更有滕王高閣年少收帆簾雨暮捲棟日曉銜雜珠璣而並
落軒僚友而無慙挹江流於天際嗟風物之不還至若鍾山麓脫石城秋晚
餞客戲馬之臺洗禪商飈之館經學講於寧康雲物述於蕭顯四民籍野而
同娛六鷗晨出而暮返溯盛事於駛波寄遙情於悲管及夫曲江睇遠臨渭
陟高弋鴻沙苑射鹿秦郊天子臨軒而製叙學士拜袞而揮毫五言成而受
賞四韻擅而爭袍固太平之偕樂亦文士之所遭乃若投袂尋陽緬懷五柳

舉俗愛名斯人樂久方摘盈把之花就醉白衣之酒杳天界而逾高制頽齡
而自壽疾短世之寡娛詎依辰之能負爾乃收薇雷首採藥商崖繁陰積於
山塢孤雲偃於水涯感窮途而奇慟眺廣術而興嗟嘯麇鳴鸞之奏詩成照
眼之花僕夫悲而澗咽兮馬蝻蹢而日斜招王孫於嶄巖兮撫松菊而心遐
況夫東照代升西冥嗣沒氣澄天半雲歸木末聆臯鴈之孤征見澤灤之雜
發露冷冷而沾巾風淒淒而襲褐溯規景而浩歌及長河之未沒莫不牽落
英以盤桓提長劍而超忽魂銷野烟心摧髻髮於是澄輝漸昃歌徑微茫捫
蘿曳帶拔棘斜裳岫轉杖而翠失湖接屨而波滄棲鳥駭而更集殘籜隕而
時揚叩僧寮而假息兮旋卻顧而周章愴客子之畏人兮幸錙侶之容狂情
紆軫其更深兮爰錯席而陳觴或搜寔於藝苑或索句於奚囊紛觥籌而不
算亂鴟號而未央罰篇遲於金谷恕酒誤於柴桑賦登高之未敢兮恨排闥
之晨光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每簪筆而徬徨

白蘭花謠并序

生自燥髮受書誦往者忠孝事輒起立自責變色易容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比長見士大夫當無事時抵掌拄頤非忠孝不口及遭大故覩佻佻人比馮道家師趙苞始知忠孝出其口未必出其身然果身忠且孝矣我不口天下有代我口者乙未正月既望偕沈子雪筠陸子彥修顧子庶其潘子力田陳子宦客施子又王同集袁子重其臥雪齋中酒酣以往重其輒爲予數人者口高忠憲公猶子彙旃使君之孝也使君事其尊人聲野先生李太夫人能養志先意所欲因而成之卽不欲亦前已之其尊人有所喜怒未常見辭色自讀書蒞政外無時不在親側灑掃捧授自比侍者至其承警欬供羞餌滌中裙厠褕侍者莫得代而兩尊人亦不以役侍者聲野翁稍失寢輿使君渴不飲飢不食不敢歸子舍伺親寐熟伏牀流涕目盡腫聞小轉側聲輒收淚趨侍愉愉如也以見如是者窮晝夜聲野翁憫其勞呼曰兒少休吾且

瘡矣使君陽唯唯及夕背燈隱屏間鶴立侍不令翁聞夜中侍者皆觸屏酣寢翁欲起呼侍者莫應一人趨前掖之翁諦視則使君也曰兒故在乎今而後知非兒莫適我亡何而翁果瘡翁他日遣使君歸舍使君恐逆翁則就室外爲榻戒侍者毋闔戶時時伏聽或扞戶入未嘗聞履聲以爲常及其母夫入年七十而歿使君執喪旦夕嘔血跪伏柩前號呼不輟大感其里中人飛鳥過其庭者悲鳴徘徊不能止及處庭下春蘭一叢半枯死忽發華白瓣白葦精瑩如玉吳中人士大嘆異之競爲歌白華之章比於笙詩意亦如古者紫芝白鴻馴鹿擾虎之事誠孝之應捷於桴鼓不足怪也世人知使君之孝能感白華而不知使君之孝卽不感白華亦且不朽而生等數人者非袁子之口使君亦不知使君之所爲孝也蓋袁子亦吾吳之孝子也夫是以於使君之孝若此其甚口至夫以李太夫人奉浮屠氏使君慕述之不衰以有此瑞則生等皆讀孔氏書弗敢道已生吳民也吳之民故能謠乃爲之謠曰

義則激而虹有光哭則哀而暑有霜孝則感而白蘭爲之芳

九傷

傷哉春之爲色也曠莽兮草木紛拏而向榮蕩漾兮若懷征夫登高弔遠兮
天憑憑曖藹兮雲低而氣蒸砒磁兮露潦而波興熠燿兮艷陽之誘人搖曳
倚徙兮惑志而移情芒黥兮故鄉在望而視不明鬱伊兮荒野而嗟蠢萌快
惘兮而心自憎鴈嘹唳以漠向兮燕翩翻以堂營反舌啁啾而獻佞兮遷鶯
睨睨而巧聲羌永晝而媚憂兮嫉蜂翅之薨薨芳菲菲而鬪麀兮騫鶖軌而
魂驚

淹留恫怛兮心不釋蔓草攢叢兮蕪原碧周庭羅生兮茂苑沒狐兔噓腥兮
聊安宅雷鼓砩砩兮群龍趨浩洋洋兮將焉如恨修兮思遠野芋眠兮日晼晚
懷故宇兮淚如霰僕夫瘁兮不顧返邈靈修兮天一方不得往兮心翔翔結
游車兮振高調左深林兮右長薄牽批蘭兮蝮局攬洲莽兮隄曲心怳怳兮

行獨將返予兮初服

青皇輔此百物兮竊獨傷此春心靈潔既潤野草兮奄菀散此修林哀峻茂
之俟刈兮襲落英之繽紛恐美人之遲暮兮詠衆芳以善淫春既汜此惠風
兮又殷之以雷師收坎壈之嚴威兮物夔然而蔽之幹交橫而櫂楫兮柯雜
揉而霾靡氣繁燕而從象兮色悒慢而參差悼厥美之從流兮羌容長而質
虧惟其紛披而競悅兮恨其無實而當時戶服棘以盈要兮家扈艾以忘媼
序剡剡以揚輝兮畏羲和之疾馳矜年歲之未晏兮丁斯世之昌披景冉冉
其就暮兮杜宇懸此高枝心悒瘵予侘傺兮何所憂之敢辭抑芬華而慨嘆
兮暹叢薄而傷悲

竊獨傷此幽蘭兮鬱芬芳於空山何信媮之難恃兮與衆草而同闌以爲可
獨襲而佩兮羌無以異於蕭菅愍蓬谷之幽幽兮逝舍汝而高騫悵陵澤之
恢台兮佇東皇而有言揚嘉惠而獨遺兮顧惆悵而孰憐亦欲及時以行樂

兮長顛頷以隨人豺虎鬻鬻而爭射兮江河遠而無津蒼蒼伏匿此白日兮
神州決莽而陸沉瑤獨征夫埃風兮睽下土而逡巡

何世俗之好媚兮紛其寶此芳澤愧昭質之不工兮各興心而妬嫉群芳其
必蕪穢兮衆莫之有早識見練要者非其時兮擎菴菴而盈室荆榛雖列夫
敷榮兮鳳豈相羊而下集苟攬此葱蒨兮我固知其靡蕪而同色百鳥皆有
所托足兮鳳獨曾飛而無所入願岡梧而爲棲兮願龍孫以爲粒洵知兩美
其必合兮將上下而求索謂鳳凰兮無家謂梧桐兮無葩知識蹇短兮膠加
今之驚者兮慕華景荏荏其朝逝兮天陰陰而晝晦何焘爍之可幸兮蹇朝
敷而夕替桐亦不紛蕪而襲人兮鳳亦不悲鳴而求食澹容與以愁人兮思
總總其安麗

閭闔曠朗來長風兮心糾紛其不治川嶽淫溢降水潦兮乃見百族之繁滋
內跣蹕而愴恨兮時曖曖與草木同馳步蘭臯以抹馬兮漸斯路其曷從娛

垌塋之載欣兮雜氈毳之茸茸睇上下而遷惑兮烟裊縵而瞳矐鑽榆槐以
改火兮中凝寒而未融竊招此湘纍之歸魂兮詎今昔之不同何斯人之易
眩兮羨紛敷於蒲柳譽樾翁之可怡兮喟茲扶疏之爲醜謠詠謂予以從俗
兮非予心之所受與其數化而周容兮寧窮崖而獨守食有糲而爲旨兮寢
有棘而爲安竊感鞞鞞之促算兮願寄跡於艱難汨烟景以嚴靡兮悲中來
而無端百昌欣其豐衍兮恐萎絕而不得當夫歲寒

艷陽春之遙輝兮心隱約而離憂晨夕養養而景長兮然汪洋而自謀寒暑
代謝而不息兮陽和不可與淹留蕙芷陸離其不長兮葦蒹蓬蘼而相糝歛
周章以游目兮序斐斐其必適初感蕩而延佇兮終違置而改求衆妖冶以
善蠱兮獨寥廓而寡儔日翳翳其媵予兮哀寄形於逆旅情搖搖而中盡兮
蹇零落其誰與

何原麓之茂接兮森網罟此廣術望演錯而無底兮日噎霾而寡色顧豐茸

之被敵兮風飄飄而扇之竊不自量以守貞兮或旖旎而柔之孤竹之肆難
兮陟西山而樂飢何衆草之油油兮蔽此穎粟之嘉薇彼介山之見焚兮尙
千歲而食寒何況夫節之樹兮排下土而高騫紉離蘅之纏纏兮然槁落而
不可久既參嬖而伐芬兮豈弱植之能壽憎麗佳之相態兮競要榮於妾婦
衆綽約以自曜兮矜裒露而善誘每撫少壯而太息兮恐鶩時之或後物欣
欣而自私兮豈膏液之足狙世並舉而黨同兮何固操之能耦極春郊而周
覽兮今尙可以從容願寄言夫義和兮迴長馭於桑東卒茂節之頽敗兮嗟
衰晚而不逢

三王皆有恃以永存兮故中葉而代興諒鼎玉之願延兮心焉解此謳吟啟
北陸之閉藏兮招搖指而必榮信冰雪之不足恃兮豈陰沍之終凝氣震蕩
而相轉兮遭糅錯而巳寓寓內之若客兮精日營而無幾願幽襲而沉匿
兮不甘與衆草同腐欲奮飛而安適兮長離殃而愁苦鬱朕情之不發兮牽

於俗而彷徨衢有井而難自拔兮焉翻翻而高翔少康播而未家兮虞思女而邑之無靡鬲之匪躬兮夏焉使而續之勿偃蹇以自棄兮終風雷而媵之計專專之願忠兮神下相而援之願假蜺形之存而建豎兮故心懣於陽和袞光風之習習兮布嘉敷之蘆蘆渺新流之泔泔兮歷遲日之徐徐零霄露之灑灑兮揚兎輝之暍暍蕃簇地之曄曄兮馭浮天之悠悠輝朱蕤之漉漉兮擢掩葉之菲菲嗟彙征之菀菀兮護茂族之離離魂眈眈之不可定兮願褻時而有庸傷春心之縱橫兮還及途之未窮

七箴

自枚乘始作七發後之擬者進而益工揜庖人之醯醢攬瞽伶之窈眇空上廡之駿羣悉般輸之匠構美矣麗矣蔑以加矣而詞蕪者氣靡旨近者節緩西京聲響於是焉絕予讀傳子七林而豔之爰作七箴效施之拊以舉其里殆已

畏虛先生生於委巷之末長於愚谷之裏擁腫之與居支離之與處帶鋤行吟終年誰語於是有驚聲之客聞而往箴之曰何先生義之高居之下也方今天下擾擾迭爲龍蛇人拂其劍家修其車而先生矯世絕俗窮年皓首于唯爲安翁施爲醜髮垢不爬顏塵日厚痘禍露肩崩緜鉄口風裂索樞雨洞壁牖外惡賓朋內慙妾婦天蕩其精鬼憎其壽百年待化貽謀何有先生乃至於是乎先生曰僕不敏竊自謂安不意其過以爲君憂雖然何至乃稱客曰六龍之轡驚前而不息暘谷初登虞淵遂入決機之發凝睇而失草木則紛葩耀眼亂愁鶻泣江河則尾閭宣泄沃釜焦瀝雖有却老之丹怡顏之術莫不蛻委而影絕返渙而凌釋也況乎孜孜矻矻累歲而不已者乎故曰違俗者非干譽之方背時者非見幾之哲且夫烹股釣周俎勳於鼎餌歌商賸殺鬻霸於犧牲鳳衰寧捆紹統於奔轍構椎拜石托仙於晚年莫不擗疆判邑希聖頌賢今先生耳目槁澁手足齧趺骨節委墮精神煩惋橋舌縮縮動

趾蹇蹇敗絮擁曦號寒逐晚踟躑於宥幃之中日月逝而不反此屈子之所
以憂離賈生之所爲涕泣也先生湛於此者至久浸淫謬迷而不能拔雖使
陽戈屢揮白髭再玄則奚足哉如先生之惑者僕以爲宜登稷下之壇寄梁
園之籍辨士悉辭時賢騁譎鈎深致遠發蒙拯溺滌其故滓塗以新澤曠朗
之觀馳騫之樂突與之指於先生何如哉先生曰夫靡麗之音雕繪之論旣
得奉教於古人矣其於吾心蓍焉客曰先生之意非可以絲竹車馬飲食宴
樂而發也將爲先生陳正義明大道寧欲聞之乎先生曰唯唯

客曰宛豫之野衢四達而無烟或北籍而南販有雲羃而草芊秦晉以之朝
夕楚漢以之遷延後王不戒戎馬彌年其高者則斷鏃敗甲之所壘也其下
者則凝脂流血之所漬也鳥則鷓鴣鵠鵬迴翔而求食焉獸則狐兔權貉躑
躅而謀宅焉白日澹淡於其朝朔風叫號於其夕於是受胙徂征辭家獨發
揮蚩尤使先驅檄飛廉使旁突旛旛炫耀而捎天車騎騰驤而拂穴令峻而

軍容寂陣嚴而鼓聲咽將軍踟躕而雍容士卒投石而超越乃振朱鷺之響續短簫之歌歌曰奉王命兮征不廷馬如龍兮士星殲強敵兮以家榮壯士聞之激昂而愈怒良馬聞之奮迅而爭鳴敵國聞之徊徨震栗而宵蟲洵伐謀之上策乃不戰而屈人兵此天下之至雄也先生能從我游乎先生曰此非粗糲之所習也

客曰赤堇之錫若耶之銅越砥歛鏘清水淬鋒歐冶巧悉干將技窮爛如星列渙若冰融於是使薛燭辨名處女授術探穴虎狼報仇都邑一士橫行萬夫辟易遂使淒飈變響凝雲改色白虹矯而上干蒼鷹驚而下擊侵地返乎汝陽厚幣報乎金合墜葉吟晨殷腥化碧萬乘當而心死良友見而氣絕斯亦天下之至快也先生能從我游乎先生曰此非耕鑿之所安也

客曰南游華屋北入章臺振衣承色擁篲拂埃五方炙轂一室闐雷攻擊起辨難開於是髡龍爲之舌鼓蘇張爲之領搖鼎耳蛇足鉤須卵毫馬非馬而

爲白我喪我而形勞此數人者軍興能已之國亡能續之爲縱則橫敗倚秦則楚危烽烟接而自斷羽檄交而不揮通侯走其下氣列邦聽其指顧然後對圭不喋奉邑長辭排紛患而無有脫敝屣其如遺斯天下之至辨也先生能從我游乎先生曰此非里巷之所聞也

客曰旣游巫山之觀雲夢之澤晨霞屢變夜濤長汨頃刻殊狀斯須異色於是大集文學之士宋玉在前景差侍後山川麗畸景物明富回翔周覽乃命席於蘭臺之宮而觴焉飛欄軒翥層構嬈娟憑高攬勝紛紜羅前目不暇接秀不及餐高明連峯迤邐屹峯磬礪張者如呀奮者如搏向者如崩背者如却鳥獸騰倚草木顯錯下則澄波淪漣縈濤噴薄奔者觸山定者入握濺者珠碎激者電擢藻荇披敷龍鱗瀼澗山林之氣乍合乍開四坐勿喧人各有懷於是停翠凝思陳几拂素縣賞錫田含毫命賦考原野披掌故感物造端罕譬曲喻棲心極表發藏天庫弋離思於騷經放汨渚之翔步綺靡纏綿惻

愴悲怒豐約稱裁質文受度爾乃浮觥舉大白乘絲管雜奏嘲笑風生衆山
協響游魚出聽此亦天下之至樂也先生能從我游乎先生曰此非木強之
所辦也

客曰將爲先生馴白鹿之乘飭飛狐之駕策追風之駿昇崑崙之層邱尋姑
射之幽窟逍遙乎玄壟容與乎長離曜跡於廣漠脫躔於靈溪餌雲英炙瓊
脂擘麟脯炮玉甍陶萬類控太微於是駐鬱儀之宮歷結璘之室呼吸太和
之丹吐納自然之液承金簡受玄帛馭神徊宕流逸諸神偃蹇想望顏色履
游九冥瞻矚四極視塵沙之聚相去不啻百億矣此天下之至壽也先生能
從我游乎先生曰此非氛濁之所望也然而喜色橫於日月之角凝眸屬思
恍然若失客見先生之可動也遂進而畢之曰天乙之堂不風不雨九鍊吐
溫三陰却暑絳樹時丹文鸞自舞百齡一瞬千秋半寤希夷漠漠卽之無所
先生曰善願終陳之客曰未竟於是羅浮紫宮阿邱丹陵神仙之族續兮並

迎霄房翫藹瑤臺肅清滄桑迭改天河自澄賓友松喬拱揖廣成往來儻忽
高下影輕三時大笑玉女多情羣山聚粟二曜縣燈乘乎無極返乎無生倚
杵之後與天俱冥帝鄉舒嘯爲樂難勝斯真先生之志也先生曰僕念此有
日直恐爲方士欺耳然不能自持矣

客曰將以清和之望與四方探奇之士往觀日出於東海之濱至則未見日
之狀也第見夫海波之所觸赤霞之所起已絢然足以震耳而駭目矣其往
而復者變而幻者漂而礪者蕩而颺者雖有良工巧穎固不能圖畫其一二
也縹兮緲兮波萃二兮窈兮惚兮星爛二兮興者沒者直者曲者突而上者
旁而折者如鼠如虎如車如馬如龍如羊如纓而簪如石而磻森兮如樹木
之攢叢漾兮如鵬鷗之翔空傾騰兮似擔金挈帛百萬之赴市合沓兮似樅
鉦礮鼓車駕之回宮或卹然而陰定或劃然而陽開或紆徐而退避或噓噏
而歸來精搖搖而不止魂怳怳而外移祛煩寃其如脫當瀕洞而中摧於是

漑胸灌脾澡肺滌肝灑浙髮際藻繪眉端捐故累寫新歡體飄飄骨珊珊當
此之時雖有嗜羶逐穢席氛枕腥之徒猶將洗心慮濯觀聽適性而娛情也
况乎屏物厭世以爲高者哉故曰觀於海者難爲言也先生曰善然則日何
狀哉客曰不能述也其環瑋也其滂薄也宜其爲怪也爾其爲似也初乃蜿
蜿蜒如丹虹之升於淵少乃渾渾陽陽如絳帛之曳於天其騰輝吐燄如
萬炬之齊舉其溢波飛沫如共工之觸山乾輪膠葛坤軸挺拔蓬萊漂蕩瀛
洲超忽湯湯洄洄滔滔汨汨巖巖煥煥潤潤澹澹罔象淫夷天吳髣髴馬銜
跋扈海童滅沒鮫人獻貝而森羅應龍奉珠而林立勢爛燦以燒天聲澎湃
而走石無往不極無堅不破巨鰲股栗混沌震怒玉鷄亂鳴中州未曙頓轡
鳴谷之野浴馭咸池之廷拂扶桑之木末乃爰方乎啟行大山如薺小山如
米齊州九點塵萍鏡裏度日觀而先明接赤城而共起崑崙搖曳而欲飛五
嶽振動而將圯瞬息華夷盼睠萬里口不能說心不及紀玄黃戰野蛟螭鬪

宮析醒呼寤披曠鼓聾神靈顛倒詭怪冲瀾霾噎銷鑠一丸麗空使人淫泆
無度歎息靡從斯亦天下之至奇也先生能從我游乎先生曰此非圭壘之
所窺也

客曰將爲先生卜地層巒之表誅茅複澗之上禽鳥與之爲徒木石與之爲
黨委天形於無心沮澤張而難網振衣獨嘯千巖發響白雲縱橫和風滌蕩
牽薜荔於幽房間冠纓於草莽巢公洗耳樊堅驅犢逆旅無逃沛澤自逐跡
沈市南聲埋鬼谷四皓無名寧歌鴻鶴莊周著書勿爲犧犢寶此太璞斷爾
車輓樂我餘年嗒焉已足太上以之不言四時以之轉轂斯天下之至逸也
先生能從我游乎先生於是適然驚矍然起曰僕生長吠晦耳目閉塞向聞
客汗漫之言幾至狂惑若夫逃虛守寂祛名絕功僕雖不敏敬拜下風

演連珠

蓋聞黃農葉遠雷首抗姬懷葛風遼柴桑衍馬是以蜀道艱難鳥護生鷗之

帝榆臯黯黹山啼蛻鳳之尊

蓋聞鷓鴣偃息不羨茂林麋鹿嬉游長懷豐草是以濯耳穎淵恥汚流者愛其犢口披裘大澤標遠引者嗤其釣竿

蓋聞蔓草占風涕隨零於禾黍羊車適意亡先告於柳鹽是以辛有概被髮之祭伊洛未戎卞壺憤握塵之談銅駝已臥

蓋聞定交傾蓋或素盡而利興誓死白頭有歛初而缺末是以咄斜飛之鷗翼朱穆貞孤憎薦穢於鸞刀稽康懶慢

蓋聞解若揚瀾魚龍混目山靈告寶賦璧分輝是以洗盲東維不煩投閣工立傳館長安行見臥匡受拜

蓋聞枕漱養高非泉石之引指揮行意豈綸羽之能是以終南捷宦指佳境以誇人譙國喪師達空函而竟絕

蓋聞心之所競不以形區氣之所趨恒緣力短是以海波東闊精衛銜木石

而猶來義馭西馳夸父飲涓濱而不足

蓋聞忠臣壽國九死不回烈士酬君千秋猶壯是以函谷飛灰弔汨渚之吟
永懷門夏越宮啼鳥禱水星之舍長統波濤

蓋聞發隅鄉之辨中夜吠聲聚蠡管之窺下士笑道是以雛鳶試攫得腐鼠
而矜驕籓鷄矯飛覩搏風而歎息

蓋聞心繫乎哀非死喪之戚情移乎感豈鐘鼓之娛是以紆高人之勝引霜
菊驚秋警騷士之羈魂光風轉蕙

蓋聞誠情所格金石爲開精氣所干昊淵胥變是以易水衝冠虹已飛而貫
日臨淄雨泣霜胥降而頽城

蓋聞百靈推長道有貴於生全一綫繫天義豈堪夫倒置是以易冠履而互
苴拙工叱咤呼犬羊而趣拜賤豎暗鳴

吳赤溟先生文集終

刊

行

書吳潘二子事

崑山顧炎武亭林

先朝之史皆天子之大臣與侍從之官承命爲之而世莫得見其藏書之所曰皇史宬每一帝崩修實錄則請前一朝之書出之以相對勘非是莫得見者人間所傳止有太祖實錄國初人樸厚不敢言朝廷事而史學因以廢失正德以後始有纂爲一書附於野史大抵草澤之所聞與事實絕遠而反行於世世不見實錄者從而信之萬歷中天子蕩然無諱於是實錄稍稍傳寫流布至於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然其卷帙重大非士大夫累數千金之家不能購以是野史日盛而謬悠之談徧於海內蘇之吳江有吳炎潘檉章兩子皆高才當國變後年皆二十以上並棄其諸生以詩文自豪既而曰此不足傳也當成一代史書以繼遷固之後於是購得實錄復旁搜人家所藏文集奏疏懷紙吮筆晡夜矻矻其所手書盈牀滿篋而其才足以發之及數年而有聞予乃亟與之交二子皆居江村潘稍近每出入未嘗不相過又數

年潘子刻國史考異三卷寄予於淮上予服其精審又一年予往越州兩過其廬及余之昌平山西猶一再寄書來會湖州莊氏難作莊名廷鑑曰雙育不甚通曉古今以史遷有左邱失明乃著國語之說奮欲著書其居鄰故閣輔朱公國楨家朱公嘗取國事及公卿誌狀疏草命胥抄錄凡數十帙未成書而卒廷鑑得之則招致賓客日夜編輯爲明書書冗雜不足道也廷鑑死無子家萬金其父允城流涕曰吾三子皆已析產獨仲子死無後吾哀其志當先刻其書而後爲之置嗣遂梓行之慕潘盛名引以爲重列諸參閱姓名中書凡百餘帙頗有忌諱語本前人詆斥之辭未經刪削者莊氏旣巨富浙人得其書往往持而恐嚇之得所欲以去歸安令吳之榮者以贓繫獄遇赦得出有吏教之買此書恐嚇莊氏莊氏欲應之或曰踵此而來盡子之財不足以給不如以一訟絕之遂謝之榮之榮告諸大吏大吏右莊氏不直之榮之榮入京師摘忌諱語密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執莊生之父及其兄

廷鉞及弟姪等并列名於書者十八人皆論死其刻書鬻書并知府推官之不發覺者亦坐之發廷鑑之墓焚其骨籍沒其家產所死七十餘人而吳潘二子與其難當鞫訊時或有改辭以求脫者吳子獨慷慨大罵官不能堪至踴仆地潘子以有母故不罵亦不辨其平居孝友篤厚以古人自處則兩人同也予之適越過潘子時余甥徐公肅新狀元及第潘子規余慎無以甥貴稍貶其節余謝不敢二子少余十餘歲而予視爲畏友以此也方莊生作書時屬客延余一至其家予薄其人不學竟去以是不列名獲免於難二子所著書若干卷未脫稿又假余所蓄書千餘卷盡亡予不忍二子之好學篤行而不傳於後也故書之且其人實史才非莊生者流也

汾州祭吳炎潘禪章二節士

同上

露下空林百草殘臨風有慟奠椒蘭韭溪血化幽泉碧蒿里魂歸白日寒一代文章亡左馬千秋仁義在吳潘巫招虞殯俱零落欲訪遺書遠道難

感事

吳江鈕 琇玉樵

赭服南冠兩鬢華卻携妻子繫天涯春風客淚河橋柳夜月鄉心驛路笳慟

哭范滂猶有母飄零張儉已無家只今知已多豪傑空憶當時廣柳車去病案玉

樵先生臨野堂集中黃圭菴詩文集序稱吳愧菴先生被難其妻子流離冀北老母年且七十餘髮垂垂白覆雙耳倚徒蓬蒿聞天涯目斷旅櫬浪泊而閨中婦殉義國門外幼孫被羈絀走遼海數千里道且夕之膳待命閭里云云與此詩可作一證

彌教坊

同上

絕命悲辭獄裡成銜鬚赴市氣崢嶸曾無富貴娛楊惲偏有文章殺彌衡白

骨幾人收遠瘞青編何日署空名只應日夜錢塘水怒作寒濤千載聲去病案病

教坊為赤民先生殉節處

吳江四子張雋年最長董二酉次之吳炎又次之潘檉章最少皆博聞有才

棄諸生以著述自娛南潯有替者莊廷鑑私輯明史未成旋死其父復招

賓客續成之有吳之榮者舊苦中令坐法罷官將去挾之以要賂於莊氏

莊氏不從之榮慚而怒上書告其事事下所司窮治辭連雋炎樾章或勸之自爲計笑不應闔戶攝衣冠危坐以待捕者在獄賦詩相酬和遂論磔戮其同產昆弟子男年十五以上者妻屬徙邊二酉死二歲未葬剖棺剖其尸妻子論如例母年九十餘死於途雋字文通一名僧願二酉字仲孫炎字赤溟樾章字聖木更字力田籍其家惟有書籍而樾章爲最多云貴

齋遺集

吳炎字赤溟從父宗潛宗漢見節義傳炎年亞諸父而名與之埒乙酉後棄諸生隱居教授以詩文自豪所儼今樂府皆傳誦於世旣念明代未有成史而所善潘樾章與之同志乃約樾章於韭溪觀物草廬共成一書炎任世家列傳二百餘篇博采國史家傳及郡縣志矻矻編纂寒暑無間書垂成會南潯莊氏有史獄炎名在參閱遂及於難炎天才矯拔文筆勁健作史傳甚有體裁詳而覈簡而明善惡不掩有古良史風遺稿散佚人多惜

腹有兒轉自殤一綫千鈞安置之忍死北至長安門嗟哉朱郭不復存迴
輪浪向遼東去愁腸百折心煩寃本爲遺孤重跋涉遺孤已亡安用妾千
秋榮辱爭須臾豈惜餘生輕似葉嘔血伏草意獨苦葬身無復南朝土萬
里貞魂歸不孤後有良人前有父父兮夫兮夫兮夫兮夫兮夫兮夫兮夫
謂吳炎妻）九京猶憶分酖時相逢各喜無相負氣作長虹精化李更結
愁雲蔽明月愁雲蔽月何嘗開廣寧城崩遼水竭按此詩雖專爲禋章妻
作然可藉知赤溟之妻爲夫洵節詢嘉耦哉

驚隱社中人姓氏錄

沈雪樵祖孝茗上人朱不遠明德 祁金始子京

金完城 同 鈕晦復明儒 祁覲鍾垣公

顏雪雁俊 彥嘉興人 鈕蓀如繁 祁賓王欽立

朱載陽臨 同 王肇敏錫闡 葉桓奏去病案桓奏名繼
武隱居唐家湖上

鍾琴俠俞 同 潘聖木 樾 章 范梅隱 去病按梅隱名 風仁茗溪人

戴曼公笠 武林人 金耳韶成 陳雁宕 去病按雁宕名 忱茗溪人

戴耘野笠 吳江人 吳耀庚 在瑜 歸玄蒸 去病按玄蒸名 莊國變後更名 莊明別 字懸弓號恒軒又號 普明頭 崑山人

錢礎石 肅潤 無錫人 吳融 司南 杓 顧石戶 去病按石戶即 亭林先生初名 絳後 名炎 武字寧人 別號 蔣山 備崑山人

程杓石 棟 吳門人 吳寧 武 金甌 陳皇士 去病按皇士名 濟生 長洲人 為文莊 公仁 錫之子 亭林先生之妹婿也

施又王 誼 同 葉開期 世 侗 吳東 籬 名宗 濟字方 輪 卒後 門人私謚 貞 數先生

吳匡 廬 珂 同邑人 葉康 哉 敷 夏 吳南 村 名宗 漢字子 儀 一字 九 曉 私謚 貞 孝 先生

周闇 昭 燦 李北 山 受 恒 吳西 山 名宗 泌 字 鄴 仙 私謚 貞 確 先生

周機 高 爾 興 王雲 頑 禱 吳北 窻 名來 字 京 蕃 私 謚 醇 節 先生

周其 凝 撫 辰 沈建 芳 永 馨 吳仲 遠 名振 奇 私謚 貞 簡 先 生 (九 人 中 最 長)

周安 節 安 沈彥 博 泌 吳日 千 名 振 遠 號 武 夷 諡 忠 烈 先生 (第二)

顧茂 倫 有 孝 沈石 城 嘉 楠 吳選 閑 名端 震 諡 潛 介 先生 (幼)

顧樵水樵

錢銘顏重鐘

國粹叢書

吳赤溟先生文集 附錄

五

國學保存會

金 山 桃 氏
捐 贈 圖 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1579B

一
刊

行

圖書館